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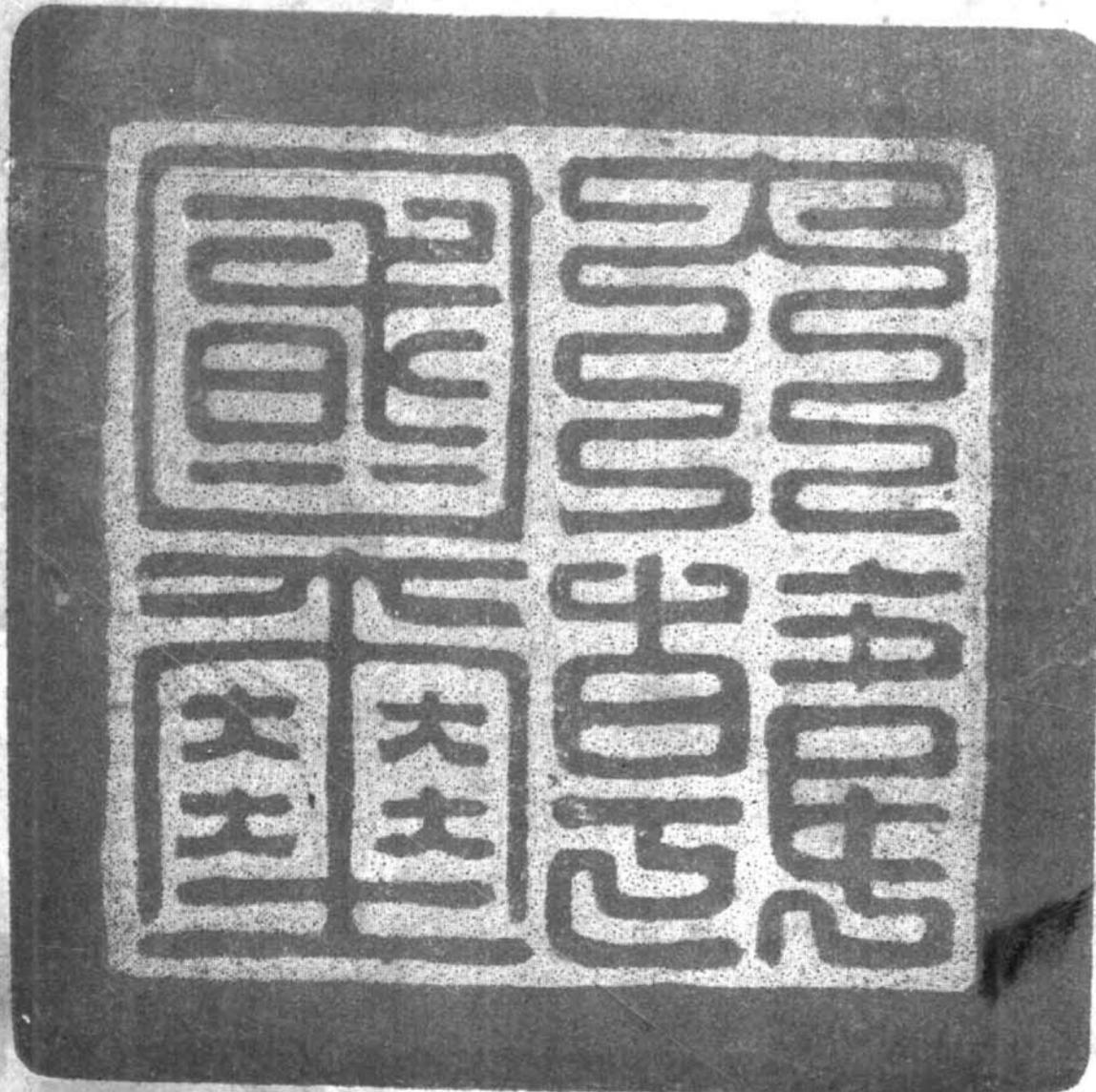
朝鮮痛史

影國山

卷



下



韓皇交日之國靈



痛史 鮮朝亡國影下卷

蛟川倪軼池
莊病骸合著

第十一回 慘事傳來閨妃遭戮 虛詞掩去西報見譏

話說柯如喬拿了一張日報正擬往下看去。忽門外有一人進來。如喬抬頭看時恰是懷玉。因把日報丟在一處。笑嘻嘻的問道：「這事可有些眉目麼？」懷玉道：「弟適纔到了清芬樓。遇着了一個朋友。他就問我：『往那裏去？』我說：『將找李太監。』他說：『李太監麼？』患了一身的大病。到現在已有一個多月了。還沒瘥哩。」我說：「怎麼病？」他說：「是咯血的病症。」我聽了他的話。也就不去問他別的事。情匆匆的來了。如喬道：「既如此便怎好呢？」懷玉道：「我剛纔一路走來。亦想不出什麼法子。只得待侯林二君來再想個別法罷。」說畢。手指日報問道：「這又

是些什麼是不是報紙如喬道正是我們所謀的雖遠未成見了這個報紙倒也略慰下懷一面說着一面就把這報紙遞給懷玉懷玉一手接着報紙並說道這報紙可算韓國的始祖了不知那些內容可和西報一樣如喬道我還沒看哩但編輯這報紙的就是前次牙國會議長的朴永漢大概不會過於惡劣的懷玉道朴永漢不是已到日本去麼這報紙那裏辦的如喬道他是在日本辦的這裏一定有個訪員和他通信否則那裏能辦得來本國的報紙呢說着便利懷玉把報紙展了開來大家閱着第一頁係國外要電和國內的專電也不過都是些沒打緊的事情閱到第二頁方纔是長篇的新聞那閔妃之如何擅權如何反對日使三浦之如何電達政府政府之如何計劃都已載在報上看看日子已是五六天以前的事情了兩人看了都生出且驚且喜的感情來喜的是謀弑閔妃的事情自己雖沒做到已有日

人替他代做驚的是閔妃雖然弑却那日人的勢力又要膨脹起來國家的前途急急可危兩人看了一回又歎了一回如喬道這事若成了事實便怎的好呢懷玉道這事恐怕一定成了事實的但我們要籌劃這個善後的計策恰頗非容易說還未畢那候天忠和林善祥已走進房內見了沈懷玉就急急的問他所謀的事懷玉就把剛纔和如喬所講的說了一遍候天忠道我們今天走出了這許多時候倒得了一樁新聞懷玉和如喬都問道什麼新聞天忠道我們從這裏出去過了一條極熱鬧的街道這街道的旁邊恰圍着一大堆的人在那裏觀看我們見了這許多人不覺嚇了一跳不知他看的甚麼因狠命的擠了上去探着頭從人縫中一望你道是什麼東西原來有巡警幾名直挺挺的臥在地土流着一身的鮮血一個人說道這巡士死得這樣的悽慘那日人未免太忍心一些一人說道打死他的並不是日

人是那些士兵哩。又有一人說道：這都是巡士自取的禍，還替他可憐什麼呢？我當時不知就中的情節，因問這人道：他爲甚事死的呢？這人道：這些巡警本是游民充當的，所以天天曠着職務，呷酒的呷酒，賭錢的賭錢，還有那時髦的巡士，調戲良家的婦女，佔據人家的妻子，平日間已是沒惡不作。那裏懂得一些警務呢？那一天這個巡士，在一個土娼家逛着，恰巧碰着了一個士兵。原來這士兵和土娼是一對兒的野鴛鴦，驚地裏見了巡士，只道巡士和土娼有私了，他就起了醋海風波，囁囁囁囁的罵起來。那巡士罵得不忍耐，就拔出老拳，打將過去。士兵見他打了，也就動手打來，打了一回。那士兵却打這巡士，不過一溜煙就跑了去。這巡士竟得意洋洋的誇着自己的臂力，不意那士兵知道巡士站在這裏，就糾集了好幾名的士兵，和巡士打起架來。雖然別的巡士都合攏來替這巡士幫着，打得落花流水，打了好多時。

只聽得這些巡士。喔。晴的一聲。打死了那士兵。兀自不休。七手八腳的亂踢。亂敲。不管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足足打死了五人。那士兵就逃之夭夭。了這人。正說得津津有味。當下便有許多的巡士。把屍首一個個的收拾了去。不知怎樣辦法哩。懷玉道。這士兵不是日人督練的麼。天忠道。正是懷玉。道日本國的軍隊。素來嚴肅甚的。弄到這般林善祥道。這是你少見了。莫說。日人督練的兵士。就是他本國的兵士。自從中日戰後。那舉動也未免驕恣。一些。那時柯如喬立了起來。說道。這些細故。請諸君且緩說。我們先把這事商議好罷。說着就把報紙展了開來。指給二人看去。二人看了一回。侯天忠道。我們且待他發動了。再作計較。罷林善祥道。這却不好。待他發動我們已不及了。不如先把這事通知了本黨。叫他們召集了黨員。議個辦法。我們只管在這裏看個動靜。不知可好。三人都說這話極是當下。就由林善祥起了。

一章。把愛國報裏新聞剪了下來。附在書內。着專人立時送去。不提。且說這四人當下在旅館用過午飯。即將房間閉上。往外閒逛。沈懷玉道：這裏也沒處可玩。我們還是到清芬樓啜茗去罷。大家都贊同。就一步一步的走去。不一會就到了清芬樓。在靠窗一張桌子坐下。沈懷玉道：剛纔侯君講的士兵擊死巡警的事。不知將如何結果。此時當略有信息。如喬道我國民德墮落到了這般田地。實可浩歎。即使有幾個熱心志士辦理新政。那些秀民從中作梗。那裏收得效來。譬如有人害了病。本元已失。表又表不得。補又補不得。只好聽他死了。善祥道：我想現在要挽回時局。只有普及教育的法子。不是從這裏入手。簡直沒一些效力的。天忠道：注重教育。自是根本上的計劃。只是民德既壞。這些學子未必獨良師範。一項先已沒善良的種子。那裏教得出好學生呢。說罷。感歎了一回。那懷玉剛要探首往窗外去望。却面前來了。

一個人抬頭看時恰是樓昌善這樓昌善和沈懷玉是個同鄉年紀二十幾歲雖生就一種逸才恰非常的奸滑前次東學黨亂他夤緣得在兵部裏供職懷玉見了便向三人使個眼色接他坐下昌善便問懷玉住在何處並問如喬等姓名懷玉一一告訴了他便問道這幾天大內不知可有什麼消息昌善道這倒沒有什麼消息只政府爲了士兵毆斃巡士的事倒忙得不得了昨天各部還開過會議懷玉道不知怎樣議決昌善道據說各部要把兵隊乘機解散哩那時如喬等都攬着說道是格是格這等兵隊如不急解散將來再生出事來那還了得昌善道在兄弟的意見倒不是這樣那些擊傷巡士的人不過是少數的劣兵正可把這劣兵定罪豈可就把全隊的兵士解散呢如喬等將欲有言懷玉又向三人使個眼色因向昌善說道足下耳目比弟等要近得多咧無論政府和大內什麼事情萬望足下見告昌善唯

唯談了一會就別了出去。這裏懷玉就向三人說道：這樓君最會逢迎外人。意旨的我們緊要的話却和他說不得。所以弟屢次使個眼色就是這些緣故。四人坐了一會從清芬樓走了出來看看時已不早就回到旅館用過晚飯。談了數時一同睡去到了次日那旅館裏的僕役又送一份日報進來。四人正圍在一處觀看忽有幾名巡士匆匆遽遽的走到房間裏來。一個旅館主人在一旁陪着那巡士就問道：是不是這四個人旅館主人說不差那巡士就每人掉了一個說到警署裏去。四人問爲着甚事。巡士道：我們也不知爲甚事係奉着巡官的命令到這兒來傳你們的快去罷。四人都一時摸不着頭腦想來想去自己沒有犯過什麼事且就使犯了事那巡士何以知道我們住處心中不住的狐疑那巡士再三催促沒了法只得跟他一走待看過明白再作計較當下就隨巡士走去。不一會到了警署內就有警官出來。

問案。這警官年紀倒還不大。只有三十幾歲。面上看去生成了一副諂媚的姿態。那時就問道。你們不是急進黨的黨人麼。四人道。我們並非黨人。警官道。既然不是黨人。爲什麼把政府的事情說長議短的刺刺不休。四人道。我們並沒議論國事。過警官道。還抵賴甚麼。那清芬樓的一段談話就忘了多少。四人聽了這話。方知被樓昌善所算。只得垂頭聽命。那警署就備了一紙公文。把四人送到官廳裏去。不提。且說那時閔妃擅權。政界黑暗。那大院君心裏正自恨着閔妃。一意要把閔妃弑却。那一天正是十月三日。大院君備了一乘馬車。自己到了日本使館求見。三浦二浦就出來迎接。請他在會客廳坐下。大院君道。敝國政治紊亂。實係閔妃一人所致。貴使也不應坐視聽他。這樣做去。三浦道。這事保管外臣做去。並沒有什麼爲難。只是事成以後。應該給敝國享些商務上的利益。那就算得這事的報酬了。正談話時。那僕役。

拿着一張名刺進來三浦看時恰是兵部大臣劉德化原來余重亮自閔妃擅權早已免職就將劉德化補了此缺大院君見是他忙辭了出去三浦一面迎着德化仍在客廳坐下德化道日前士兵擊斃巡士各部爲着這事議了好多時候說要把兵隊裁去這便怎好呢三浦道也不管他怎麼不怎麼就急急趕我的事罷劉德化道就在今晚可好三浦道那麼總司令官今天當還在仁川就召他回來罷說畢卽備了一道公文着人送到仁川那總司令官正在檢點行李將要附船回國接到公文就急急回來到了漢城當晚率領兵隊守着城內一面就有好多的韓國士兵分做兩隊一隊護着大院君一隊入宮搜索相將入門到了王宮把王宮四面緊緊圍住一面破垣而入原來王宮裏有二個衛隊統將一個係俄人薩伯典一個係美人戴將軍這戴將軍年已耄天天祇知在宮裏種種樹木一些兒不知兵事至薩伯

典早已爲亂黨拘在一個屋子裏。所以這般士兵進去毫不費力。那時閔妃和太子在一塊兒坐着。見士兵入內。太子已急急的先自逃走。閔妃倉猝不及避就伏在一扇門後。一些兒不敢作聲。士兵進了宮裏。就四散搜尋。閔妃碎牖破門。猶如摧枯拉朽的一般。把宮內那些裝飾都毀得七零八落。祇是找不出閔妃來。但聞西北隅有好多婦人的聲響。士兵就趕了過去。果有許多女子却都是些宮娥。不是妃子的服裝。那士兵就把這些宮女個個綑縛起來。一棍一棒的打得死去活來。說你們都把妃子藏匿的地方說來。纔饒你去。否則就給你們吃個彈子。宮女都說大兵到此各自逃生。那裏曉得藏的地方呢。士兵又將宮女打了一回。再往各室狠命的探索到了一處。恰看見門後隱隱的有一個女子立着。忙上前拖了出來。那女子恰是軀幹短小。眉目狡好。見了士兵嚇得面如灰色。魂飛天外。士兵就問他道。你是不是閔

妃閔妃道我並不是閔妃一面說着一面就脫身而走口中恰連連呼着太子士兵方知道剛纔被騙當時急急追了上去幸走還未遠就拘了回來七手八脚把他綑做一團一面就一刀砍去恰恰中了頭部大聲呼救士兵看他還沒有死當用極大的被褥裹了他的身體擺在一個庭中上面覆了好許许多的茅草下面鋪了好許多的棉絮並灌了好許多的火油霎時間劈劈拍拍就燒了起來那時火焰颶發煙霧漫把這些兵士都蒸得昏昏騰騰七顛八倒不一會那好端端的一個妃子竟變做了滿地灰燼那時士兵都迎着大院君進來到了宮中大院君問道韓王到那裏去那些士兵都說早已閉置在一處了說罷就奉了大院君仍舊給他做個攝政王料理齊備留幾個兵守着韓王其餘的都紛紛散去那時漢城人民聞了這事鬪城震動不論茶肆酒坊凡是講的都講閔妃的事聽的都聽閔妃的事有的說閔妃

穢亂宮庭顛倒輿論應該遭這一死。有的說閔妃還沒有死又逃到什麼程度。尙志家裏去七嘴八舌說得發狂的一般過了幾天那宮裏忽然下了一道諭旨出來說閔妃引用外戚汚穢宮庭罪狀昭著不足以正中宮之位。朕早知其惡本宜正以典刑徒以彼黨勢力强大朕孤立無助因循至今朕思一日不去閔妃卽一日不能紹繼先王遺業用是付諸斧鉞以懲後宮並宣揚其隱慝廢黜其位號使韓國臣民咸知所戒云云此諭一下合城人民方知閔妃實已被殺但和宮裏傳出的事實恰有些不符未免人人猜疑物議沸騰起來那時就有一個人坐在漢城著名的一個清芬樓上眼看着一張報紙且看且歎不一會看畢就把報紙安放在一處連連歎息眼中簌簌落下一些淚來喃喃自語道唉難道弄到這般田地麼正自歎息間外面又有一个人進來見了這人卽說道壽李君弟已得了消息了壽李道怎麼樣了那人附

着壽李的耳。說道：聞三浦公使將要調回去哩。壽李道：真的麼？那人道：再也不會差的。壽李道：不知又那一個來這裏？那人道：這恰不知今天報紙上可有什麼話麼？壽李道：國事不綱，貽笑外人都是我們的羞恥呢！那人就把報紙展開看了多時，忽見上面表著一題，係『閔妃被戕之真相』。其文云：韓國閔妃向與攝政大院君積不相能。閔妃賴俄使力，奪權於大院君之手。韓王闇弱，不能制閔妃。得任性弄柄，事多顛倒。大院君恨之刺骨，欲有以戕之。謀於日使，日使允爲扶助，以所督士兵爲之鋒。遂弑閔妃。次日，大院君頒布僞詔，謂閔妃爲韓王所殺，並加以淫妓汚名。大院君之權正未可量。云那人見了，向壽李說道：閔妃雖未必善身，既被殺，又受了這不貞之名，未免太不便。宜我們沒見了這報，只道實是韓王殺的。原來又是大院君的主意，真足以暴易暴的了。壽李道：這報係美國哈勒爾地方出版。這裏有個訪員叫做葛

家。利。耳。大。佐。這。葛。氏。誠。摯。懇。篤。弟。曾。晤。他。一。回。斷。不。至。有。捏。造。的。但。這。些。有。
失。國。體。的。事。給。西。報。登。了。出。來。實。於。國。民。大。失。體。面。須。恢。復。回。來。纔。好。呢。那。
人。道。日。前。東。黨。裏。原。把。黨。綱。改。過。把。這。閔。妃。被。殺。的。善。後。事。宜。也。議。了一。回。
再。也。不。防。柯。沈。諸。君。驟。遭。了。天。外。飛。來。的。禍。災。如。今。我。們。不。是。失。了。許。多。的。
助。手。麼。壽。李。道。你。想。這。幾。人。並。沒。有。甚。麼。大。罪。定。以。死。刑。當。不。至。此。那。人。道。
這。應。該。是。不。會。的。正。說。着。忽。隔。室。有。一。人。說。道。照。這。樣。看。來。那。四。人。一。定。
難。免。的。了。壽。李。聽。了。這。話。不。覺。嚇。了。一。跳。不。知。說。的。甚。事。且。待。下。文。說。明。

第十一回 末路天潢荒宮咽淚 傷心學子冤獄定刑

話說漢壽李聽了隔室中一人說話，不覺嚇了一跳，因側着耳朵，聽下去，就聽又一人說道：「這恐怕還沒有定，大概是不免的了。」再聽時，人聲已寂，那時漢壽李的心中好生疑慮，暗暗想道：「他說的四個人，不知是那四人？難道就

是柯如喬那一班人麼。他說的不免兩個字。不知是不免什麼難道是定了死刑麼。想來想去只是想不出他講的意思。要再去聽他。他却已不講了。到了這時方纔懊悔自己不早去聽着那上半截的說話。却拋諸烏有鄉了一面。想着一面看看時候已不甚早就對那人說道摩天君我們且回去罷。摩天道回去。回去二人就出了清芬樓。一路走着那壽李恰一路想着這事。諸君這漢壽李不是好端端的住在仁川麼。爲什麼就在這裏呢。說來恰有個緣故。起先柯如喬等爲着閔妃的事寫了一函。着人送給壽李。囑他開個會議。籌商善後的事宜。壽李得了此信。就召集各黨員討論進行的方法。經多數表決說現在國勢危殆。外交非常棘手。再也不能用激烈的手段對付了。應該由本黨選了幾個學識高深的人在政界中運動。幾個要缺施行本黨的政見。纔好把韓國中興起來。議決以後就把這個意思告知柯如喬等。不

意發書以後過了數天竟沒有一些兒聲息因此就猜疑起來大家議論紛紜將要着個人到漢城打聽消息忽仁川地方譁傳政府捉捕急進黨的事情壽李聽了知道事有變故就和一個黨員叫做仇摩天的一同到漢城來待到了漢城纔知道果有這事因此非常着急想來想去終想不出妙的方法那一天偶然在清芬樓聽了隔壁的話心中越發焦灼一路想來不一會已到了旅館進了房間就把這話講給摩天聽了摩天道現在的政府正自說不定的我們此時也不消懸想且待明天出去探個消息罷壽李說道也好當下就在旅館後散步了一回換些新鮮的空氣方回到旅館用過晚飯在牀安睡到了次日壽李和摩天正擬出外探聽消息忽旅館的僕役拿着一張名刺進來壽李看時恰是王定芳三個字壽李就請他入內摩天問王定芳是那個壽李道那麼係從前國會裏的一個議員話未說完那定芳已

入和壽李寒暄畢就問及摩天的姓名摩天一一告知壽李就問他道弟在此處閣下怎的知道定芳道弟爲着組織勤王隊的事情跑了好幾天今天到這兒來找個朋友見姓名牌上書着閣下的號數所以弟就進來正要利你商量這事呢壽李道勤王隊什麼目的呢那時定芳就在房間外望了一望把門關上低聲說道弟意要把皇上救了出來纔好壽李道皇上好好的在宮內救他出來做甚麼呢定芳道曉這事你還不知道麼說來話倒狠長這時定芳就從袋中摸了一枝雪茄把火燃着一面吸一面說道當土兵入宮的時候皇上正在一個小閣上看一部什麼永樂大典土兵先尋到這裏皇上一時逃避不及非常的驚惶那土兵就將皇上摔了出來一時七手八腳的把皇上擠到了一個密室中那時宮裏的衛兵近侍和宮女等都已逃得一個不贖只有幾個大院君的死黨鎮日裏守着皇上皇上的舉動那一

椿不受他的箝制呢。那一天風和日暖，正是閔妃的生日，皇上悲不自勝，淚珠如下雨的一般滾個不了口。中喃喃念道：「妃子呀！你竟死了麼？你倘若未死，今天是你的生日，不是又要賽個熱鬧麼？」我夢裏夜夜看見你嬝嬝娜娜，帶了一副笑容和平時一樣的。我還和你在欄干外撲着蝴蝶。我說：「我與妃子將來正不知怎了？」這時還在夢裏，和這蝴蝶的浮生沒有差異。你說還及不來蝴蝶。蝴蝶雖然受了我們撲擊，倒不會去打死他。我們性命還保不來呢！我當時算是真的。那知醒了轉來，瞧瞧左邊，左邊沒有妃子的影兒；瞧瞧右邊，右邊沒有妃子的影兒。原來是一場大夢。妃子恰早已死別了，還記着萬壽園裏我不是和妃子做了許多的詩嗎？我看了妃子賞荷的詩說畢，竟老天忌尤物，風來吹折滿泥塗。我知道要做了詩，誠的不意竟給我猜着了。早知道果有其事，我當時便不合賂妃子作詩，不作了這詩，或者就沒有這

事了說罷那眼淚又踢踢撲撲的滾下來就從袋中掏出一個閔妃的小影。瞧了又瞧那眼淚竟一滴一滴的滴到那小影的上面去說道妃子呀你魂靈兒可有在這小影裏麼你若在這裏受了我這副眼淚就應該也流出淚來但你彎彎的眉兒細細的眼兒小小的日兒白白的臉兒都和從前沒有兩樣難道就不會講一句話麼我陪了你這許多情難道你如今一些兒沒有情麼正在自言自語的時候適有一人走了進來却是大院君的死黨見皇上拿着一張小影這人就從皇上的手中奪了過去說道你還記着這淫婦麼就把這小影撕得粉碎擲到皇上身上說道給你再去看罷皇上一些兒不敢出聲待那人走了恰對着太子又落下淚來原來這太子本來早已脫逃恰半途碰着了大院君大院君說這就是太子快捉住他罷當時護衛大院君的兵隊就急急的把太子捉住到了宮內就和皇上一起閉置着。

那時太子見了皇上。下淚也流淚不休。說道。父王且別哭罷。皇上道。唉。那得不哭。我和你的結果。將來不知又怎樣哩。說時剛端上飯來。皇上和太子就到了餐室內坐下。桌上擺的都是些魚肉等食物。那時衛隊統將戴氏走了進來。說道。這些食物陛下和太子且別吃。他罷。皇上問他爲甚不要吃。戴氏道。大院君和陛下積不相能。把不得置陛下於死地。難保他不暗中置毒的。皇上道。那麼吃些甚麼呢。戴氏道。這鷄子和罐裝牛乳都是原物。該沒有毒的。就吃些這等東西罷。皇上聽了就胡亂吃了些。仍走出外面來。看着一株宮樹。被風吹着。那葉子竟一片一片的落了下來。因想起去年這時和閔妃在這裏攜着手立了好多的時節到了現在。那宮樹仍是這樣子。恰沒有看見妃子。想到這裏。又不免一陣心酸。湧了上來。正正想着那戴氏進來說有一個外國人請見皇上。看這名刺恰是紐約哈勒爾報的訪員叫做葛家利耳。

當下請他進來這葛家利耳走入皇上室中一同坐下見皇上面色憔悴得不堪這時越發來得瘦削旁邊立着太子也非常的好弱皇上就和那葛家利耳握手爲禮並引着來賓的手置在太子的手中表示他親密的意思不一會就有俄國公使着人呈上了一隻小箱那裏面都是些食物果品皇上就用手收受了不一會那美國使館裏的命婦又呈上了一個錫器外面加着銅鎖裏面恰貯些美味說是饋皇上的那時葛家利耳已辭了出去當到了美使館裏向美使說道韓王天天住着一個小室中除了戴將軍外再沒有近侍的人這戴將軍又是個龍鍾老叟那裏件件照顧得着大院君存心叵測難保他沒有施毒的事情我們和韓國向有邦交的感情應該怎樣的替他保護着呢美使道本使的意見這裏有個我國著名的醫生叫做愛溫生他誠懇篤實再派幾個教士和他天天宿在大內豫防着他們的毒計你

想。好。不。好。葛。家。利。耳。道。這。事。極。妙。就。由。公。使。做。去。罷。說。畢。告。辭。而。去。這。裏。美。公。使。就。照。着。剛。纔。說。的。話。每。夜。飭。他。們。進。去。從。此。大。院。君。的。毒。計。可。保。是。不。會。施。的。只。是。他。們。公。使。那。樣。保。護。皇。上。也。不。是。長。久。的。計。策。且。皇。上。長。此。閉。置。那。國。事。又。怎。了。呢。弟。所。以。決。意。要。組。織。個。勤。王。隊。把。皇。上。挾。了。出。來。暫。時。在。一。處。安。置。着。慢。慢。地。再。把。那。大。院。君。擠。去。了。纔。好。定。奪。大。事。哩。壽。李。道。但。不。知。現。在。有。幾。多。人。入。這。勤。王。隊。呢。定。芳。道。現。正。少。哩。不。過。十。幾。個。人。壽。李。道。我。們。自。然。也。做。一。起。的。了。定。芳。道。這。事。不。是。兒。戲。既。是。閣。下。等。願。入。這。隊。就。應。該。不。貪。生。不。怕。死。纔。好。壽。李。道。這。何。消。說。得。弟。此。來。也。是。揜。着。命。的。定。芳。道。閣。下。揜。着。甚。麼。命。壽。李。道。且。把。弟。等。姓。名。加。入。再。說。給。你。聽。罷。定。芳。就。從。袋。內。掏。出。一。本。册。子。來。遞。給。壽。李。壽。李。就。將。自。己。姓。名。寫。上。下。面。又。簽。過。字。再。問。着。摩。天。意。思。如。何。摩。天。也。深。表。同。情。就。一。併。寫。入。遞。給。定。芳。定。芳。

就還問壽李剛纔說的甚事。壽李歎了一口氣就把柯如喬等一件事情一五一十的說給定芳聽了。定芳也歎息了一回說道既如此就把這事一起去做去罷了。但這時須探聽個消息纔好說罷。三人就披了外衣把房間的門加鎖鎖好一同出來定芳就向別處去運動隊員約定了相會的地點拱手別去這裏壽李和摩天二人同往西街裏去找一個朋友也是國會裏的議員叫做嚴國柄當時走了進去嚴國柄恰在一張榻上手裏拿着一本書似看非看的躺着見壽李等進來就起身迎接並和摩天通過姓名敘了些別後的話方慢慢地講到柯如喬的事國柄道柯兄等事弟已想了許多的法子了只是沒有進路那大院君雖是個攝政倒還不怕他只是日人的一方面狠有些兒爲難壽李道大院君炙手可熱怎的說容易使呢國柄道弟昨天還聽見一樁事情那美公使人宮謁了今上見他非常的狼狽心中好生

憐憫。當下就聯合了各國公使聲明不承認大院君當做攝政王外交的事。宜都和韓王直接辦理這事不知可辦得到若是辦到了不是越發容易運動麼壽李道這時進行的方法倒還可緩籌只弟昨兒聽有人說柯等的情形非常危險不知究竟如何閣下可詳細不詳細國柄道弟天天探聽這事恰沒有一些兒不知道的原來柯如喬等自從警署解送到官廳以後官廳就把柯等訊問起來問官道你們在清芬樓說的話都是謀亂的證據你們還抵賴麼柯等道我們這話也不過平常的議論那裏做得證據呢問官道你們還天天探聽大內的消息不是謀亂探聽他做什麼呢柯等道即使有的就好算是謀亂麼況且這時並沒有謀亂的器具和謀亂的文告這些閒話就算是謀亂的證據那不是莫須有的冤獄麼官廳沒有話說只得暫時發押說待過了幾日再行訊結柯如喬等坐在裏面想起本黨的同志不知

如何辦法。那宮裏又不知如何情形。自己究竟有沒有性命。想了起來。心中好不煩惱。天天在裏面做做詩。談談時事。也沒有什麼事。究竟如何訊結。弟還不知道哩。談了一會壽仇二人就將告辭。嚴國柄說。弟和君等一同去探聽。罷說着便加上外衣走出門來。向大街走去。三人一路譚些瑣屑的事情。不知不覺的恰到了理事廳所在的地方。忽見有一堆人擁在那照牆的旁邊。不知爲着甚事。三人走了上去。見這些人圍着看一張什麼告示。只礙着許多人擁着。擠不上去。國柄等想要走別處去。壽李執意不肯。緣壽李有事在心。凡是一事一物都留心着。所以必待看個明白方纔放心。國柄道。這許多人擁着那裏擠得上呢。壽李道。我們且等他一會子。罷過了一歇。只聽那些人說道。有這等罪是該殺的一人說道。閔妃明明是皇上殺却的。前日不是下過上諭。麼爲什麼又說是他們幾個人殺呢。又一人說道。目前的上

諭。非。是。真。上。諭。你。們。還。不。知。道。麼。那。人。道。你。莫。非。瘋。了。不。是。真。上。諭。倒。是。假。
上。諭。不。成。僞。造。諭。旨。難。道。不。怕。罪。麼。這。人。道。這。上。諭。你。道。是。那。個。僞。造。的。那。
人。道。是。那。個。呢。這。人。道。是。外。國。人。造。的。那。人。道。是。那。一。國。呢。這。人。道。是。和。攝。
政。王。要。好。的。那。一。國。那。人。道。哦。知。道。了。知。道。了。那。麼。閔。妃。也。就。是。他。殺。的。了。
爲。什。麼。偏。要。說。是。這。幾。個。人。呢。這。人。道。唉。你。真。不。懂。事。了。現。在。的。事。情。和。從。
前。是。兩。樣。了。你。既。然。問。我。我。就。告。訴。你。罷。且。說。這。外。國。人。殺。了。閔。妃。以。後。
怕。惹。了。別。國。的。議。論。就。着。人。告。知。我。國。外。部。大。臣。說。這。會。子。宮。廷。的。變。故。
是。些。韓。兵。不。好。那。韓。兵。不。知。爲。着。甚。事。要。去。叩。闕。訴。苦。衛。兵。等。不。許。他。們。進。
去。他。們。就。鬧。了。起。來。和。衛。兵。打。得。落。花。流。水。衛。兵。打。他。不。過。他。就。直。入。宮。中。
把。閔。妃。弑。却。了。外。部。大。臣。並。不。和。他。辨。論。也。並。不。信。他。的。話。這。外。國。人。沒。了。
法。就。僞。造。了。一。篇。諭。旨。說。是。皇。上。自。己。殺。的。其。實。殺。的。時。候。皇。上。早。已。被。他。

們縛做一團了。後來這個諭旨各國公使都說不是眞的一時輿論沸騰替皇上抱個不平。那皇上一面恰怕這外國人的利害一面又不願受這殺閔妃的名譽。各公使就替他設法起來說前次的諭旨人人都知道是假的了。也不必去取消他只要另外找個事情當做弑閔妃的事實那就好了。所以把這幾人當做要犯正了國法就算是弑閔妃的人了。那人道阿彌陀佛好端端的人誑他做兇手不怕罪過麼。這人道這幾個人也不是全沒罪的。這幾個人都是……說到這裏人聲嘈雜起來就聽不清楚。壽李聽了這話心中非常躁急似乎說的都是柯如喬的事實。但又沒說出名字來。也不知有幾個人。一時心中正如有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便問着國柄和摩天道他們講的話。你二人有聽見沒有。二人道都聽見的恐怕不是柯君等的事呢。壽李就從人叢外站了足向內望着只是看不出把不得這些人都早些兒。

散去了。就好去看個明白。三人只得談談說說。忍着氣等他們散去。好容易過了一刻鐘。那看的人方纔慢慢少起來。壽李等就走了上去。看他照牆上。的東西。原來並不是告示。恰是一張罪狀。第一行寫着。宣布柯如喬侯天忠。沈懷玉林善祥等罪狀。下面却寫着一篇大文。道柯如喬侯天忠沈懷玉林。善祥身係亂黨。存心叵測。蟄居漢城。屢謀起事。幸國家防守嚴密。無隙可入。前次見士兵鬧事。竭力運動。煽惑宵小。擁入皇宮。幸皇上逃至他處。不爲所刦。而閔妃躲避不及。遽飲以刃。如此逆亂。實爲罪魁。不亟誅戮。何以懲後。用特宣布罪狀。使爾等皆知大逆不道之罪。爲國家法紀所不容。爾軍民咸宜鑒戒。毋違特示。云云。壽李看了。驚得面如土色。倒臥地上。就是國柄和摩天二人。也嚇得魂飛半天。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說明。

第十三回 外患日深君王北走 中興有望志士東來

話說漢壽李暈絕倒地。仇摩天嚴國柄等都嚇得魂飛天外。連話都不會講。兩人你看我我看你的看了好一會方纔把心慢慢平下來。看壽李時兀自一動不動的臥在地下。二人用手按口尙有一些兒氣息。因呼壽李道。漢君。漢君醒來罷。只見壽李把眼微微開了。二人復用手按摩他的腳部。停了一會子。壽李纔醒了。轉來說道。我怎的在這裏。如喬等到那兒去了。摩天道。漢君別念着快定一定心罷。只見壽李從地上立了起來。問道。我昏了多少時候了。二人道不多時節。那時壽李方纔簌簌的落下淚來。二人也一起哭着。國柄道。這時且別要哭回去。再想個善後的法子罷。三人就一路走去。國柄也跟着二人到了旅館裏。叫茶房倒了臉水。三人洗過了臉。一同坐下。方譚及這事。壽李道。數十年患難與共。死生不渝之友。一旦訣別。情何以堪。自此以後。弟也再沒有生人的趣味。還不如替他復個仇。出了一口氣。就使死了。

也好暝目哩國柄道倒不是這樣說莫須有的冤獄都是專制政體的成績閣下既懷着大志不如就想個法子運動好多的同志把專制改了法治那冤獄就沒有了若爲着一時的憤激棄了自己的身命那政體仍然專制將來受禍的同胞還不止柯等四人哩摩天道說到柯君等的屈死自然該替他報仇只是替他報了仇又要捕起我們黨人來爲了私仇轉敗公事未免太不便宜了弟想不如待定芳見到來再和他商議罷正說着那定芳適從外面進來和嚴國柄應酬一會過壽李就把如喬等事說了一遍定芳聽了也驚了一跳說道唉政府竟是這樣的糊塗麼壽李等就把主見講給他聽定芳道這些事大概都是大院君的主意弟勤王隊組織已能就緒約有五六十人了現在且把這事做成了再設法做這事罷壽李道這倒不是大院君的主意也不是皇上的主見就把剛纔路人說的話說給他聽定芳道這

事雖不是大院君所做。但循流溯源。那罪魁實在是大院君所以照弟的主意。做去較爲妥當。國柄道也只好如此辦去。再沒有別的法子了。那時天已傍晚。定芳和國柄都各自別去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定芳笑嘻嘻的進來。對着二人說道。大事已有了望了。二人問他的緣故。定芳道。前次閔妃被害。三浦公使受同謀的嫌疑。日政府就把他召回。在火路島裁判所受了訊鞫。那判詞上說道。審悉三浦果係唆同大院君決計謀戕閔妃之命。且利用巡警兵隊以爲助。而又資雇多人攻王宮。縛閔妃。三浦諸人又於黎明時率其黨羽。自廣華門入城。直攻宮寢。以上各節。經由本所查知。屬實無可遁飾。惟閔妃究死於何人之手。則事無佐證。因此判將被告人等一概釋放。將案註銷云。這案既結。政府一面就簡井上子爵充了我國的公使。井上抵任以後。知道三浦爲着閔妃的事。受了懲罰。他所做的就一切和三浦成個反比。日前。

到了宮中進見皇上說閔妃受這冤屈失了性命外臣也替他悲嘆就外臣的意見最好把閔妃的名號恢復轉來並賜他一個謚法建一個專祠也好做個紀念皇上聽了他話自然沒有不允的就依他的話一一做去了那井上公使又派了大員二十四名將閔妃的事蹟編了一部歷史替他表揚表揚你想這事不是也有轉機的麼壽李道不知皇上如何定芳道只是這一樁他們還沒有允許但俄公使惠伯爾今天說要去要求他這惠伯爾倒是一個慈善家又擅着一副好口才他和日公使說起來再也不會沒效的我們且待今天下午再看他動靜罷摩天道倘然說了沒效便怎的好呢定芳附着摩天的耳說道若是沒效我們也只得如此說時適旅館的僕役送報進來三人看了一回却都講些日俄交涉的事情緣三人正忙着韓王和黨禍的事情也沒甚去留意他談了一會用過午餚三人就一同到了清芬樓。

定芳出去探聽消息。那二人在一處坐下講了些時事。不一會定芳就來了。壽李問他道：「這事有眉目沒有？」定芳道：「果然給摩天君猜着了。摩天道怎樣呢？」定芳道：「弟剛纔到了俄使館裏和他們一個通事說了好許多的話。就把這事問他。他說俄使昨兒往見日使，把皇上的事再三央求他。他道：『現在旣有大院君攝行政事，也用不着韓王。』就給他安坐着，也是優待他的。況韓王是一個不中用的人，放他出來，那些不良的臣民就挾他的號令鬧出亂子來。責公使怎樣擔當呢？」俄使知道說不進去，就回了轉來了。壽李道：「那麼我等怎的辦法呢？」定芳道：「這兒不是講話的地方。我們還是仍舊到旅館去罷。」三人就此到了旅館，坐定之後，定芳就說道：「弟當時還聽這通事說道看這情形，俄使是不肯干休的。他也一定要想個法子，但什麼法子？他恰沒有說出來。」壽李道：「他既然有這意思，我們不如去幫着他，和他一起兒就容易。」

一些了。定芳道：那麼我們就到俄使館先去探個口氣罷。摩天道：也好。三人又出了旅館，直向俄使館走去。不一會到了那處，三人急把名刺交門房遞了進去。果然俄使允見，三人就走了進去。俄使迎着一同坐下，當下壽李就說道：敝國不幸疊遭喪亂，致使貴使周旋於各國間，某等無狀，不獲一報，盛意歉也。何如茲君上受錮政權，旁落某等願一効愚忠，徒以勢微力弱，自知無效，願貴使憐其愚懶，一爲援手，敝國幸福皆貴使之賜也。俄使道：諸君尊君愛國，極可欽佩。區區之委容，當如命。但茲事非一蹴所可，幾屆時，自當通知壽李等聽了這話，不勝喜歡，當別了出來，回到旅館。定芳辭了漢仇二人，自去幹事，不提。單說俄使自從壽李等別去以後，就急急的到了宮中求見。韓王、韓王剛和太子坐着，旁邊陪着戴將軍見俄使進來，就上前迎接請他坐下。韓王道：貴使到此，不知有何見教？俄使道：陛下蟄居此中，終非久長之。

策外臣已向日使運動。日使執意不允以外臣之意。陛下不如深夜逃遁。再議善後之事。韓王道逃至何處。俄使道就往敵國的使館罷。韓王道四面日兵防守。謹嚴從何而遁。俄使沈吟了一會說道。不知宮內還有妃嬪沒有。韓王道。有是有。只是沒有幾人。俄使道。那就好了。就附着韓王的耳說道。只須如此如此。俄使說畢。就辭了出來。回到使館到了那一天晚上。壽李等忽然接了俄使一函。內寫道。前商之事已由本使佈置妥當。即於三日後實行。萬望由公等糾集土兵二百名。守在使館門首。以防意外。云云。壽李得了此信。一時倉皇失措。無可籌辦。就急急的召王定芳和嚴國柄等。到來商議辦法。不一會。二人都到。就把這信給他看着。二人看了。說道。這漢城裏都是些官兵。那能受我們運動。弟想除了勤王隊以外。尙須一百餘人。由漢君函致貴黨。邀集黨中同志。星夜馳來。此事不知是否可行。壽李道。這倒行得的。當下。

就寫了一書急急着人送去定芳和國柄二人是晚卽在旅館留宿約待至東方將白那送書的人早已回來說黨員已集到此恐有不便須急急設法壽李一面催促定芳召集勤王隊人一面通知俄使不一會勤王隊和急進黨都由俄使派人帶隊前進時已天明那些人到了使館換過裝束就牢牢的守在使館門首約莫守了三日夜忽然有二乘肩輿由廣華門飛行而來不多時候就向使館進去壽李等知是韓王和太子二人不覺暗暗驚奇自昌德宮以至廣華門一路走來那一處不有日兵守着韓王裝束又和別的不同顯然可認怎的白晝出來一些兒沒人阻格不是一樁奇事麼一面納罕一面却非常喜歡那時無論急進黨和勤王隊個個額手相慶歡聲動天地韓王到了俄使館中暫時安頓一面就把守兵散去壽李就進見俄使把韓王如何出宮之事詳問一番俄使道一星期以前宮中的妃嬪僞說謁客

出入城門狠形熱鬧那些守兵早已見慣且韓王治事多在夜分的時候日裏只是睡着那些監守的人再也不防白晝會逃逸的所以韓王來此沒一人留意着壽李聽了方纔知道俄使佈置深密當下就和摩天定芳等走了出來把那些黨員先在旅館暫時安頓豫備做那第二步的事情這日正是韓王逃逸的第三日五更垂盡萬籟無聲那些黨人都已沈沈睡去只漢壽李仇摩天王定芳嚴國柄等幾個人還沒睡着坐在一塊兒在那裏談天摩天道現在定芳兄這目的已達了只有我們的目的還沒達到看來定芳兄這勤王隊也不必解散就和我們作一起罷定芳道這自然不消說了只是有幾個人或者不願入黨只得聽從他罷我想明天不如開個會一則給入黨的人簽個名字二則我們舉行大事也須斟酌了一番纔好壽李說話雖如此這偌大的漢城還向那裏去開祕密會呢嚴國柄說道這漢城外不是

有個廢園。麼。弟想明天上午分數次出去。等在那處。至下午開會。不知可好。
那時各人贊成。大家睡了一會起來。已是九點鐘的時候。急急的用了早飯。
就一隊一隊的出去。末後壽李把黨中文書簿據等打做一包。一步一步走。
去到了那處。已是向午時候。就在離廢園五里的地方。一個酒館裏面胡亂。
吃了些飯。再到廢園中去看那廢園。荒涼不堪。房屋也多傾圮。那些草木高。
大長盛。似乎顯出年湮代遠的記號來。這個園也不知他有多少年代。也不。
知主人是誰。只是幾十年來沒一人去修理。他也沒一人到那處去遊玩的。
那是可想像而知了。幸而裏面地位倒還甚大。壽李進去見一百餘名的黨。
員和王定芳。勤王隊員都早已齊到。等着當下。壽李就把案卷放在一處。
把破裂不完的機椅擺了起來。鈴聲一振。各人都挨次坐下。壽李就拿了一。
本冊子。走上演壇。把開會的宗旨報告了一番。就將冊子揭了。開來給各人。

簽個姓名當時除了王定芳嚴國柄以外起立簽名者約四十餘人簽畢復把柯侯等後盾商議起來壽李道諸君既已入黨自應守本黨的黨規本黨向來的規則同黨人員有難必共仇必復所以強黨勢激黨志也今柯侯沈林四人既已無辜受刑死者不可復生本黨的人才不免又弱幾個若置之度外將來黨中人人寒心個個喪胆那裏還敢抵抗民賊掃除虐政呢兄弟忝長本黨仔肩綦重自罪狀宣布此心耿耿無日或忘諸君子或者有何等主見卽請報告以資研究說畢各人都下了許多的淚當由嚴國柄起立說道依兄弟的愚見本黨勢力雖厚黨員雖多畢竟經費薄弱軍械未足破壞這一層是斷然使不得只要刺了大院君那目的已達不消再有什麼舉動了王定芳道經費這一層倒可不必擔憂兄弟前幾天組織勤王隊原期大舉東西奔走籌集些經費雖爲數不多倒也有五六萬的左右現在旣已

併入本黨。自應把這費一起併入拿做軍費。自可不慮困迫。只是我們今天的宗旨。須要立個界限。纔好一係推倒政府。重新組織。自然把大院君要除去的二係改革國體。就是推倒君主組織民主國體。弟想皇上秉性忠厚。尙沒有什麼暴虐的事情。推倒君主這一層似可從緩。就使推倒政府。也有兩步的辦法。第一步就是破壞的方面。第二步就是建設的方法。應如何佈置。還該先定奪哩。國柄道：這建設一層似可不論。到那時候自然有建設的人。才只這破壞一層也不是鹵莽可做的事。正說着。忽一人從外面進來。壽李。等道是政府的探子。都嚇得魂飛魄散。仔細看時。那人恰面如冠玉。身材瘦削。壽李一見知是本黨的黨員梭晉比。這梭晉比年纔二十幾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的時候。同黨失敗。他就逃了出去。到了日本。知日本沒有什麼學術。就附着汽船到了美洲旅居。舊金山的地方。只是梭晉比並沒學過西語。

也不曉得西禮到了美洲竟做了一個啞旅行的旅人飄來飄去的竟沒有什麼職業可做沒了法就入一個大學裏面肄業他在大學裏沒一日不拿着一本書在一處誦讀連舞蹈會俱樂部都不去走一遭因此就做了一個醫學家大學裏贈他一個醫學博士的學位就在華盛頓的地方掛了一塊醫生的招牌一面在醫學校裏做個教員一歲所入倒也不少那一天恰有一個患病的進來梭晉比看他的膚色知道是東方的人但身上又穿着西服嘴裏又操着一口英話因此梭晉比也和他說些英話問起他的病來他就是一個肺癆疾梭道閣下莫非是一個文人麼這肺病已成了不治的症候若靠着藥物的功勞是一些兒沒效的那人道兄弟雖是一個文人恰不喜歡咬文嚼字的近年來只爲着國勢危殆時懷着愁悶因此患了一個肺病自知有死無生亦聽着天命只是國家到了這般田地我等正死不得所以

特地來此以先生之高明當能起此沈疴。梭晉比聽了國家到這般田地一句話。知道他不是支那人。就是韓國人了。因急急的問道。先生可是韓國人麼。那人道。正是先生。莫非是同國的麼。梭道。不差。不差。不知閣下係何姓名。望卽見告。那人道。兄弟姓朴。名喚永漢。梭晉比聽了朴永漢三字。不覺肅然。起敬。說道。原來閣下就是朴永漢君。那天天出的愛國報。就是閣下辦的。這麼朴永漢道。不差。梭晉比道。既如此。閣下怎的忽然到了這兒。朴永漢道。兄弟起先爲着開通民智。輸進文明。辦了愛國報。不意時事日非。國權日削。閔妃被戮。皇上受囚。蟄居扶桑。鬱憂成疾。就此到了美洲。爲養着自己身體。暫時來此。那報紙事務已暫託別人代理。梭晉比道。既如此。不知閣下可否移寓這裏。一則同邦之誼。早晚談談國事。二則閣下的病。非日夜有人看護着。不可。若能和兄弟住在一處。就可隨時診察。較爲易治。不知可好。朴永漢聽。

了。這話非常歡喜。當時辭了出去向旅館去搬取行李。梭晉比送至門外回了。轉來正要躺到榻子上去那門房恰遞進一函件來。梭晉比接來看時。恰由韓國政府裏一個某部員的信。梭晉比久沒回國忽然來了。這信心中好生疑怪不知究爲何事。且待下文說明。

第十四回 開民智組織自由報 改國號擢用頑固臣

梭晉比接了一函。係韓政府某部員所發。當時非常的猜疑。就把這函展了。開來仔細看時。內寫道。

晉比同志偉鑒。政雲黯日黨禍滔天。三數年來寢宮見戮。君上蒙塵老大。宗邦疊膺奇辱。此固國民泣血之秋。志士痛心之會也。僕以一介書生。入此政海。旋渦一柱。勢微不障。黃河之決。兩手力薄。難洗白日之光。每念海外舊雨。挾振奇之質。擅軼世之姿。徜徉乎美水歐山之間。以自樂其樂者。

輒令人忻慕不置。然秦奚本屬虞產楚材，豈堪晉用矧際此戎馬倉皇之日，干戈擾攘之時，自非宏才難資碩畫。固知先生抱愛國熱忱，非獨善其身者比。故敢以政府之命奉一書以推轂。倘先生有意乎此，則聘幣之來不至徒勞往返。他日者仲父重來軍民雷動，傅巖就召社稷苞桑，是非獨僕一人之幸，實我大韓全國之幸也。臨楮懷想，盼望奚似。翹首西方鵠候。

好音不宣。 僕李士忠上

梭晉比閱畢，纔知道是他一個老友寄來的。但既已有來書，就不能不作一覆。書這個覆書，還是允許他的好，還是不允許的好？若是允許，又恐怕蹈了前番的覆轍。若是不允許，畢竟父母之邦，斷沒有坐視的道理。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個主意。正在思想的時候，那朴永漢剛走了進來。梭晉比一面起立迎着，一面把行李替他安頓。完全就一同坐下。梭晉比把剛纔的信遞給永。

漢。看着。永漢。閱畢。說道。就這書看來。閣下不久就要返祖國了。梭晉比道。弟還沒有定呢。就把爲難的情形告訴了朴永漢。朴道。照弟的意見。閣下還是去的爲是。雖然孔老夫子有句話。說什麼邦無道。則隱。這不過是春秋時的情形。上面有個周天子。在那裏國家。即使亡了。也不打緊。現在就不是這樣。子是別要誤解哩。梭晉比道。閣下雖如此說。但現在韓國已到了這般田地。恐怕弟去也沒中用。無功食祿。不是惶恐的麼。朴永漢道。不是這樣說的。你只管盡心做去。有效沒效。聽諸天命罷了。孔明說得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時蜀漢的情形。正是和我們韓國差不多。譬如父母有病。明知他是不治的。症候做兒子的那裏肯不聘醫士去醫他呢。即如弟做了沒多時的國務大臣。就除了職。到了日本。仍然是做些救國的事業。若說韓國沒有挽回的機會。弟這報又何必再辦呢。梭晉比聽了這番議論。覺得是名言至理也就。

定了主意當下就寫了一封覆書道。

展誦來書備聆雅訓僕以駑駘鈍質見棄宗邦飄流海外數年於茲然每翹首東望悵念祖國未嘗不淚潛潛下比年以來自知已朽之木終不合大匠繩尺乃以岐黃唾沫苟且謀生將於落機山下終老此身矣不意數萬里外之老友乃忘其愚陋遽以賤名達諸公卿貴人間一朵箋雲驟來蓬蓽謂朝廷欲以貢帛禮儒生僕誠不才寧敢方命自分雖一介書生而區區之愛國熱忱尙未拋諸九霄雲外旣蒙敦促敢不速駕謹佈微衷卽

乞明鑒不宣 僕梭晉比上

寫畢就寄到韓政府去一面對朴永漢說道弟旣返國閣下又少一個同志奈何朴永漢道弟但求得一著名的醫生把這病治好了些也就要返國了梭晉比道弟有一個美國的朋友叫做洛克遜博士屆時由弟備一信去就

在他的醫院裏暫住。不知可好。朴永漢道：這最好了。但閣下此去弟還有句話說。弟當國的時候銳意改革。今天開學校。明天訂憲法。似乎愈速愈妙的樣子。到了後來爲着風氣未開終至一些兒都沒有效。到現在纔知道強迫改革究竟沒有益處。閣下到了政府第一着須以開民智。導民德爲要。待民智。稍開民德。稍厚再去做別的事情。再沒扞格的了。梭晉比聽了連連道是。二人一起住了幾天。志同道合。甚是相契。忽韓政府知梭晉比已允歸國。即來了一個任狀。係外部顧問官的職司。梭晉比得了政府公文。就整理行李。到了各朋友處去告別。並替朴永漢寫了一封信。介紹到洛克遜處暫住。那朴永漢對於梭晉比雖素未謀面。究係同國同志。未免有些戀戀不捨。梭晉比担了行李。將由華盛頓。趁汽車。往赴紐約。從紐約乘汽船。卽到韓國。朴永漢送他到了車站。兩情依依。不免下些離別的淚。那時鳴的一聲。車已將開。

朴永漢就說了一聲爲國珍重的話別了自去找那洛克遜博士不提單說。梭晉比自朴別後就上了汽車不一會到了紐約當晚就下東方汽船過了十幾天纔到了韓國忙走到李士忠處由李士忠轉達內閣那時余用桓早已免職新內閣大臣係孫忠鑑那吏部大臣已由孫忠鑑薦了陸士真任職。梭晉比當下見了孫忠鑑並外部大臣那時外部大臣已換了顏予休和孫忠鑑正是同黨外部大臣就和梭晉比訂了十年之約十年以內彼此都不能解職。訂定以後梭就到了自己的鄉里埽墓祭祖並邀集族中的人吃了些喜酒那時剛是韓王逃逸的時候朝局紛更梭晉比知不能過於耽擱就急急的來就顧問職司那一天梭晉比正在公事房辦理一樁公案那顏予休啣了一枝淡芭菰長煙筒一步一步的踱了進來梭晉比卽上前迎着請他坐下顏予休道漢壽李這個人你可認識梭晉比聽了漢壽李三字。

是係十年前的老友。心中倒嚇了一跳。不知犯了甚事。因說道：這恰不認識。不知問他。則甚。予休道聽說剛纔有人報告。他係急進黨的黨魁。昨天還在某旅館住着。帶了好多的黨羽。今天說是到廣華門外一個廢園裏開什麼大會。梭晉比道：開會麼？這是了不得。將來又要鬧亂子。不知政府定了什麼方針呢？予休道：政府已預備着。下午三句鐘。正是他們開會的時候。飭警士百名前去捉拿。想是捉得着的。梭晉比道：那麼也好。談了一會。顏予休出去。梭晉比就想個法向顏予休處告個假。說朋友家有些喪事。必須前去。顏就應許他。他就此急急的預早趕到廢園中走了進去。碰了漢壽李壽李。看時。雖然相別已久。面目稍變。畢竟是個舊友。尙能辨認。當下就問梭晉比。別後的事情。梭晉比道：這且緩說。弟到此的意思。先說明了。再作計較。罷就跳上演說檯去。說道：諸君。今天從漢城到了此間。一路的事實早已給政府知道。

說。今。天。下。午。三。時。就。要。來。捉。捕。了。弟。想。倘。然。被。他。捉。去。究。是。有。死。無。生。所。以。
急。急。的。趕。來。特。爲。通。知。須。速。行。解。散。逃。避。纔。好。這。些。黨。人。都。是。年。少。氣。盛。聽。
了。這。解。散。逃。避。四。個。字。都。立。了。起。來。說。道。我。們。寧。和。他。打。個。落。花。流。水。決。不。
肯。解。散。逃。避。的。梭。晉。比。就。緩。緩。的。說。道。諸。君。別。躁。急。兄。弟。別。了。本。黨。好。多。年。
除。了。漢。君。外。差。不。多。都。是。些。新。黨。員。怪。不。得。不。認。識。兄。弟。兄。弟。也。是。本。黨。的。
一。個。黨。員。難。道。就。自。己。侵。害。自。己。麼。不。過。兄。弟。走。了。好。多。的。國。度。知。道。太。激。
烈。的。斷。不。能。成。事。所。以。有。這。忠。告。諸。君。都。是。愛。國。的。青。年。無。論。做。那。一。樁。事。
這。眼。光。都。應。該。放。在。國。家。的。大。局。上。去。諸。君。難。道。沒。聽。見。日。俄。兩。國。的。協。約。
麼。往。時。我。國。一。有。內。亂。日。本。來。干。預。時。那。俄。國。就。不。肯。干。休。俄。國。來。干。預。時。
日。本。就。不。肯。干。休。互。相。牽。制。我。國。還。不。至。受。滅。亡。的。禍。現。在。日。俄。既。有。了。協。
約。勢。必。兩。國。合。而。謀。我。一。有。內。亂。兩。國。同。來。干。涉。你。想。危。險。不。危。險。呢。所。以。

吾輩現在做事只好順着國情一步一步的做去待有了眉目了就好逐漸改革起來這是沒法的事情不由你心急的兄弟所以勸諸君這時暫爲解散留着大好頭顱擔當國家的大事待兄弟到了漢城只消由漢君等幾人變了姓名到兄弟處籌商進行的方法就好了這時已二下半鐘恐怕警士就要到這兒來的快避去罷衆人聽了梭晉比這一番誠誠懇懇的話也就個個心服說有眼不識泰山得罪先生了漢壽李當下就依梭晉比的話吩咐衆人暫時回去到本黨機關暫候消息自己就問了梭晉比的地址到別處暫避這裏梭晉比別了壽李就急急的回到漢城那時漢城人民都合口譁傳說有巡士一大隊往廣華門外捉拿急進黨去了梭晉比心中明白也不去問他當下就到了外部自去幹那公事及至傍晚回到公館用過晚飯靜悄悄的一人坐在房間裏面心中想着我任了這許多日子的職竟沒有

辦出一樁有益的事情來。現在應該想椿事件做做纔好。一面又想着進步黨那些人恰想出了一個法子。喃喃的自語道：我就從這事入手罷。那時已是深夜就上牀去睡到了次日正是星期部中例不辦事剛賣報的送了一張愛國報進來。那時梭晉比忽想到朴永漢不知病可好些。沒有一面又想着這報紙可惜在外國發行。若是在本國那信息就快得多了。當把報紙展了開來一張一張的看去。那外面忽有一人進來。梭晉比抬頭看時正是漢壽李梭晉。比就請他坐下。漢壽李道弟現已改名李炎壽。閣下勿再呼真名。梭答應一聲是就把夜間想的對壽李說道：弟想我們當時組織這急進黨原是恨着那些朝臣委委蛇蛇不能實力行事的緣故。如今都知道凡事決沒有急進的道理。就應該把這名目取消。改個名叫做自由黨。不知可好？壽李道最好揀個日子。開個組織會罷。晉比道：弟想別的日子弟也沒有功夫。

只有下星期可以幹這個事就是那一天罷壽李道日間不如夜裏免得招搖。普比道這倒不打緊現在本黨裏著名的既已改了姓名這自由黨是個政治團體並不和政府爲難甚不妨事若在夜間反易惹政府的猜疑了壽李道這話倒也有理說畢就別了出去到了第二星期果然有好多的黨員到了梭普比的公館裏當下就議論組織政黨的問題來各黨員以信仰梭普比的緣故因此都各各贊成從新定了章程議定黨綱把黨員的姓名都一一簽入冊子方纔議到別一項事情去梭普比道兄弟想開通風氣第一緊要的就是報紙現在我們韓國有一種報紙叫做愛國報諸君想都已見過這報紙的編輯人就是我們韓國志士朴永漢他品學兩優所以辦的報體例完美無可訾議只是他係在外國出版這裏新聞寄到了外國再由外國寄了進來這些新聞早已做了明日黃花所可看者就只有那外國新聞。

了。兄弟。想寫一信給朴君。就把他辦的愛國報移到這裏來改名叫自由報。再由本黨添加些經費把範圍擴充了些不知可好。大眾都說贊成。當下梭晉比就囑書記起草大意。就把梭晉比說的話做了資料。當由各黨員通過。寄到美國華盛頓去不提。且說各黨員既把各事議畢。就由梭晉比搖鈴散了。會各黨員就紛紛散去。這裏梭晉比照常每天到部辦事專等朴永漢來。信那一天爲着一事到顏予休室內去。予休道剛纔一事你知道不知道。梭晉比道不知什麼事。予休道據內閣大臣的意見說要請求韓王回鑾呢。梭晉比道早該如此。只是這事不知可辦得到。予休道我想現在日俄既有了協約。當不至十分困難的。正說着。就有人拿了一張通告進來。予休看時恰係明天開內閣會議。就提議奏請韓王回鑾的事情。當時梭晉比就辭了出來。到了次日。顏予休去赴會議。這裏梭晉比在自己的房內看着一個預算。

表。就有一人遞了一函進來。晉比展視恰是朴永漢的來信。說報紙從新組織。非常歡迎。早已通信到日本。囑其於自由報出版。那一天即行消滅。並說自己的病已好了許多。不久也就要回國去。梭晉比得了這信。當時就把辦報的事宜寫了一信。托漢壽李趕緊預備。自己爲了韓王的事情。連一步都不能出去歇了。一會顏予休已走了進來。梭晉比問他會議的結果。顏予休道。據孫大臣說。早已去奏過幾次。皇上爲着大院君握着政權。不肯回宮。現在已把這事議決回鑾。以後准由大院君歸政。皇上想有些兒效果的了。說着一面把朴永漢寄來的信展開。瞧去。說道。閣下組織報紙怎的。兄弟一些兒都沒有知道。梭晉比道。這不過是一個發起的議論。還沒有實行哩。顏予休道。我想就把這個報紙做了政府的機關報罷。梭晉比心中想着。做了政府的機關報。這經費一項是不消愁的。只是漢壽李那一班人和政府反。

對。擠。不。上。來。未。免。要。壞。了。事。心。中。非。常。的。猶。豫。一。時。說。不。出。來。停。一。會。方。
纔。慢。慢。的。答。道。政。府。的。機。關。報。應。該。要。由。政。府。派。員。去。辦。理。的。只。是。兄。弟。這。
報。雖。尙。未。出。版。那。經。理。等。人。員。恰。早。已。出。了。口。了。便。怎。的。好。呢。予。休。道。不。知。
是。那。一。個。梭。晉。比。道。是。兄。弟。一。個。朋。友。叫。做。李。炎。壽。品。行。狠。爲。純。正。因。此。
一。切。的。手。續。都。已。托。過。他。了。予。休。道。既。然。如。此。就。由。這。李。君。辦。去。也。好。不。必。另。
派。別。人。了。祇。是。經。費。一。項。倒。預。先。要。和。戶。部。商。議。着。呢。晉。比。道。這。經。費。也。不。
消。過。多。每。月。只。要。有。二。三。千。金。就。好。敷。衍。過。去。了。二。人。談。一。會。時。已。向。晚。
梭。晉。比。回。到。家。裏。次。日。又。是。星。期。漢。壽。李。知。道。梭。晉。比。這。天。定。不。外。出。就。進。
來。請。見。當。下。把。辦。報。的。事。宣。報。告。一。番。說。印。刷。的。器。具。和。那。些。電。報。的。辦。
法。都。已。舒。齊。就。是。編。輯。的。人。員。和。發。行。的。地。址。都。還。沒。有。定。奪。梭。晉。比。就。把。
顏。予。休。的。話。說。一。遍。漢。壽。李。道。無。論。那。一。椿。事。入。了。官。場。的。手。終。是。辦。不。

好。的。這報紙。若算。了官。辦那官界。的內幕。就。不。能。十。分。揭曉。報紙。就。沒。有。什。麼。價值。了。梭晉比道。在弟。的。意。思。也。不。過。要。聯。絡。官。民。的。聲。氣。所。以。當。時。並。沒。有。拒。絕。他。早。知。閣。下。不。以。爲。然。弟。就。不。允。許。他。了。但。既。已。如。此。也。便。算。了。罷。壽李。道。這。個。自。然。正。說。着。那。外。面。有。人。傳。說。韓王。已。經。回。鑾。梭晉比和壽李。非。常。歡。喜。談。了。多。時。那。壽李。又。說。起。報。事。來。說。編。輯。的。人。和。發。行。的。地。址。就。請。閣。下。定。奪。了。方。好。把。出。版。的。日。子。發。表。出。去。梭晉比道。編。輯。的。人。員。就。請。王。定。芳。和。仇。摩。天。二。君。罷。壽李。道。也。好。發。行。的。地。址。弟。想。西。街。裏。有。一。所。街。屋。還。沒。有。人。租。去。我。們。就。定。在。那。處。罷。梭晉比道。那。處。車。馬。絡。繹。最。稱。熱。鬧。再。也。找。不。出。別。的。好。地。方。了。就。擇。了。下。星。期。出。版。你。想。來。得。及。來。不。及。壽李。道。若。說。下。星。期。出。版。尚。有。六。天。可。以。佈。置。再。也。不。會。局。促。的。兩。人。商。議。妥。當。漢。壽李。就。辭。了。出。去。梭晉比。就。急。急。的。寫。了。一。信。寄。到。日。本。愛。國。報。館。把。

自由報出版的日子通知了他。次日仍到了外部擬探問回鑾的詳情。不意晉比還未出門。那顏予休就匆匆進來。面上帶著憂愁的樣子。向梭晉比說道。梭君情勢不佳呢。梭道。什麼事。予休道。大局有更動了。梭道。怎樣更動呢。予休道。那位孫忠鑑先生免了職了。梭晉比道。孫相國既然免了職。還有那一個替他任呢。顏予休道。這個。人彷彿是姓李的。請梭君猜一猜。看梭晉比千思萬想。終究想不出來。不知究竟係何人。且待下文說明。

第十五回 禍水滔滔良臣褫職 愁雲黯黯政客當災

話說顏予休說內閣大臣係姓李的。給梭晉比猜去。梭晉比猜了好一會。只是猜不出。停了多時。顏予休纔慢慢的說道。你道是誰。那姓李的正是李完。用梭晉比道。李完用麼。他和孫忠鑑先生一般的見識。我想大局再也。不爲更動的。顏予休道。若是不更動。那就好了。梭晉比心中想着。國勢這樣的危。

殆我們担着一身子的愁還來不及他們只管在鼓裏睡着聽見了大局更動這幾個字倒害怕起來恐怕自己的祿位保守不牢這等人格虧他做了。一個部臣心中暗覺好笑只是嘴內說不出來只得正言說道國事到了這般田地我們把不得卸了仔肩給些有才有能的去做或者還能夠挽回轉來否則無功食祿做了一個亡國大夫可不是惶恐的麼這些話在梭晉比原是一番正論想要去開通他那裏曉得入了顏予休的耳他就有些不好意思心中早已懷着一些嫌隙當下也就沒話出去梭晉比知道他有些不自在了心裏又不免生了一種感觸自己想着我當時好好的在華盛頓做個醫生既不受人家的牽制倒也沒什麼煩惱雖然祖國這般的貧弱畢竟耳不聞目不見的只好隨他去了如今到了這裏要想做些事情這樣掣肘那樣掣肘還怎麼做得來若是一些兒不做又成了一個戶位素餐的人除

非沒了廉恥了還可做得我們既然是個志士那裏好放這沒良心的手段。呢一面又想着朴永漢逍遙海外和洛克遜博士住着一塊兒譚譚學術講講政治好不快活那病自然好起來了我服了這個職司既然沒有什麼權柄又礙着十年之約動彈不得猶如蠶縛繭絲的一般不知萬里外的好友有沒有念着我的相到這裏那眼淚就如下雨的一般簌簌的流個不住過了好一會方纔把眼淚拭乾那時也沒有什麼事情就拿了一張西報展開了看着即有僕役拿了一張名刺說有人在會客廳請見梭晉比看時恰是李士忠當下就披了外衣到會客廳來李士忠正自一人坐着梭晉比見了他就在對面坐下說道弟聽說孫相國要免職了不知可有這事士忠道早已下了諭旨呢弟此來就是爲閣下道個喜梭晉比道弟有什麼喜士忠道那新任的首相叫做李完用正是弟的同宗弟早把閣下的才學品德說了

一大篇他暗地裏非常佩服說將來任閣下一個部長的職。那時閣下正好施展鴻猷了。梭晉比道弟自知也沒什麼才力就使有了衆醉獨醒那裏辦得事來呢。士忠道若說沒有才力閣下未免太謙倒是衆醉獨醒這一層實是可歎說罷。大家感慨了一回。李士忠辭了出去看看時候不早且又並沒有什麼事情就此到了自己的公館裏見案上擺着一函。晉比一面脫去外衣一面把函拆看。正是朴永漢寄來的說自由報既定於星期日出版。弟卽當前來襄理這事。晉比看完就急急的去找壽李。且說壽李自從自由黨組織以後就在漢城租了一所房子。一半兒自己住着一半兒就做了自由黨的機關把裏面的事務佈置齊整。梭晉比又託他料理報務幾乎忙到發昏。章第十一這日梭晉比進來。定芳摩天國柄等都在座見了梭晉比大家都來迎着。晉比和他們行過了禮就在一處坐下。把朴永漢的信報告了一番。

壽李道。朴君如來他究係疾病未愈吃不來苦弟想給他做個編輯的主幹。定芳摩天國柄諸君給他分任編輯罷晉比道那麼報紙的總務是全要靠着漢君主持了壽李道。弟才雖不逮也只得勉爲其難但有一事懇求閣下不知可允出版這幾天那事務一定是狠忙的若是朴君還沒到梭君可否告了幾天假一同幫着呢梭道這也不消說了且近來部中也沒有甚事落得和諸君暢敍幾天倒好解個悶兒衆人聽見晉比和朴永漢都來幫忙知道這兩位都是熱心的志士心中好不快活諸君須知君子和君子處在一塊兒猶如魚游水中的般非常和諧若是小人碰了小人那就你忌我定忌你弄得不成樣子了我們中國人口裏都說着愛國兩個字到了競爭權利的時候就把愛國這兩個字丟在腦後碰着正直的君子就大家傾軋起來所以沒一事辦得成這真是亡國的大毛病咧閑話少提且說自由報已

把人員排定房屋租就那一天正是星期日早已把報紙印刷了幾千份每份兩張第一張係用紅色印就那時報館的門首搭着極高大的彩坊中間嵌着自由兩個大字四面繫着好許多的柏枝擁滿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攢進去買報的有的是買好出來的手中都拿了一份報看去甚是熱鬧只有漢壽李等梭晉比兀自不來壽李好不躁急定芳摩天等也覺得非常焦灼停了一會門房恰拿了一張名刺進來壽李道是梭晉比接着看時恰是朴永漢壽李連忙吩咐門房速速請他進來朴永漢就把行李担到裏面自己來瞧壽李壽李上前迎着定芳等知朴永漢已到也紛紛都來迎接坐定之後壽李問他別後的事情永漢就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當下就整理了一處房間把行李都安頓完備單等晉比到來無如等了一天終沒有來這幾人好不心焦永漢道梭君到這時還沒來一定有了事故

我們何不去找他呢。衆人都道好。就一同向梭晉比家中去。剛巧梭晉比搖搖擺擺的走來。途中相遇。梭晉比就激到他公館裏去。一同坐下。壽李就問他遲到之故。梭晉比道：如今好了。兄弟倒好做自己的事了。壽李等急急問他的緣故。梭道：這事說來話恰狠。長弟目前和顏予休說幾句的直話。他道是蹭踢。他心中就有些兒不好意思。只是無隙可乘。也沒什麼事。後來這位李相國就了任。弟有個朋友叫李士忠。替弟吹了半天的法螺。李相國倒狠有些動容。那顏予休爲着這些怨隙。就在李相國的面前說弟從前是個亂黨。現在又要做他亂黨的事業了。開什麼自由報館。組織什麼自由會吃了。政府的俸還做着民黨的事。恐怕做了禍根。還不如給他回去罷。李相國聽了這話也就疑惑起來。當下就向各部大臣處問弟的素行。各部大臣和弟素來不對。自然沒一個不說弟壞的。因此連李士忠的話都一些兒不要聽。

弟那時還不知詳情到了部中就把辦報紙的話和顏予休說着顏予休鼻笑了。一聲說道由你們自己辦去罷。弟看這情形好生奇怪心中想着知道有異當下到了李士忠處探聽消息。李士忠正爲着弟担了一身憂愁蹙着眉兒靜悄悄的獨自一人坐着。弟進去就把這事問他。他歎了一口氣道唉。梭君大事去了你還在鼓裏睡着哩。就把顏予休如何警議的話說了一番。弟道這區區的事在弟也不關什麼輕重就使弟去了政府裏的人正多着。原沒有甚麼打緊的。李士忠道閣下去了弟雖然是個末職也未必能久於其位的。弟道閣下再走這政府裏簡直只有些聾瞽了怎好懷這心思呢。當時說了一會弟就走了出來去見顏予休。把這事問個明白。顏予休道這事全是李相國的主意。兄弟實沒有法子可以周旋只得對不起閣下了。弟道兄弟身雖微賤倒不是戀棧一流人物旣已如此兄弟就此告別罷他道事。

雖如此。但政府本來和閣下訂過十年的約。再也不能毀約的。現在恰已把十年內的俸給都已撥出。閣下就領了去罷。弟那時本欲不受仔細。一想弟若不受這宗款項。也是飽了顏子。休的私囊落得把他做了本黨的經費。強似落在這般人的手中。主意打定。就把任狀交還了他。回到家裏。剛剛僕人送了第一天的報紙進來。弟就看了一會子。看看時計已是將午。也就胡亂吃了些飯。披了外衣。就想到諸君處來。不意半途碰着了那些人。聽了梭晉比這番議論。都個個抱着不平。說既然要半途辭却。當時就不該訂約。既訂了約。就不該辭却。別的倒不打緊。只這些守舊黨佈滿朝端。將來還了得嗎。那時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得氣吁吁的。不肯千休。梭晉比道也不要管他罷。弟免了職也好。做些社會上的事情。要省了好多的煩惱。豈不適意。而且朴君既已到此。此後便好不時敍會。可不是一樂麼。說罷就問朴永漢。別後的

事朴永漢道自君別後弟就到了洛克遜博士家裏這洛克博士恰是一個慈善家面色極和藹弟當把閣下的信給他看着他非常歡迎說渠和閣下相交多年一旦離別情殊悵悵弟得了洛克的允許就在他家裏住下洛克替弟醫治非常熱誠起先幾天每日深夜裏他必起來一次問個病狀親自調了些藥給弟吃畢方纔去睡直至十幾天後弟稍覺痊可他方纔夜裏不起來了你想這等醫生我們韓國可找得一個出的麼後來經洛克博士再三調治弟覺得精神稍快心裏却記挂着幾個老友就急急的束裝回國洛克博士還送弟到汽車上說貴體還須休養幾月並囑弟向閣下處道個候哩梭晉比道弟早晚還該通一封信去的壽李道你們只管閒談着我們還有正事哩梭道什麼正事壽李道不關你的因向定芳摩天等道梭君免職關係韓國前途我們大家聯了名去上書罷衆人贊成梭晉比執意不肯說

不要幹這沒重輕的事。罷壽李等那裏肯依當下就辭了出來到了報社就由摩天起草做了一篇痛陳時事的文章。壽李等看時恰寫道。

呈爲挽留良臣力圖中興乞代奏事竊炎壽等見近頃以來外患頻仍內政紊亂國權喪失貽笑鄰邦朝野上下凡有血氣莫不呼號奔走深痛時局之危急冀挽既倒之狂瀾忽有梭君晉比航海前來力任巨艱海內臣民莫不額手相慶以爲梭君才優學邃品高望重登斯民於衽席置國家於磐石當爲意計中事蓋莫不欣然有喜色以爲朝廷得人賀乃任事未數年遽以意見之細故棄良臣於頃刻韓國而不爲獨立國則已如其爲獨立國也則奇材碩儒汲汲焉以求之者尙恐不及豈能棄如敝屣耶二十年來政綱不舉亂黨之起也而皇上受危外人之侵也而宮妃遭戮馴至財政之出入官吏之黜陟其權悉操諸外人而無恥奸徒又復捏造危

言恫嚇皇上。節爲蜚語。焚惑聖聽。一新政之行也。則百出其計。以阻撓之一良臣之引用也。則羅織其事。以誣罔之。此前相國朴永漢所由出走也。昔漢高以得良平而興。楚項以失范增而敗。人才之關係國家。固如是其大也。梭君英俊少年。留學海外者經十年。博考夫各國政治之得失。熟知乎民情風俗之向背。智識經驗。兼而有之。斯固國家之異珍。有求之而不得者。豈可任其望望然去之耶。炎壽等蒿目時艱。忧心危局。切膚之痛。受之不遠。噬臍之禍。即在目前。爲此痛陳時事。呈請挽留良臣。乞代奏聖上。收回梭君免職之成命。實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此呈。

壽李看了說道。慷慨激昂一字一淚。當下就膽了出來。加了外封。着人遞去。不提單說。自由黨自從梭晉比解了。顧問的職。政府裏的勢力都被守舊黨佔去。未免担些憂慮。因此就狠命的鼓舞民心。收拾黨羽。到處開會演說。那

此。商。人。都。輟。了。業。來。聽。他。們。的。講。婦。女。們。也。聚。會。了。好。多。的。人。商。議。速。行。新。政。的。方。法。一。時。舉。國。譁。然。沒。有。不。稱。贊。自。由。黨。的。好。處。那。政。府。恰。早。已。聽。見。恐。怕。勢。力。不。敵。就。糾。合。了。許。多。舊。時。的。祕。密。黨。和。多。數。的。販。夫。會。來。對。待。自。由。黨。自。由。黨。見。情。勢。不。佳。因。急。急。的。開。了。五。種。條。件。要。求。政。府。一。國。政。不。得。使。外。人。干。預。二。權。利。不。得。輕。自。棄。擲。三。要。犯。須。歸。公。判。四。速。速。清。釐。財。政。五。組。織。民。立。裁。判。所。那。時。販。夫。會。還。沒。有。聚。集。政。府。深。恐。鬧。亂。把。這。五。種。的。條。件。一。一。承。認。外。面。且。裝。着。預。備。施。行。的。幌。子。到。了。販。夫。會。黨。衆。聚。集。以。後。那。政。府。氣。燄。就。大。張。起。來。那。一。天。恰。下。了。一。道。諭。旨。是。係。解。散。自。由。黨。的。說。自。由。黨。煽。亂。惑。衆。妄。干。朝。紀。黨。魁。梭。晉。比。免。職。抱。怨。運。動。黨。衆。上。書。要。求。復。用。夫。朝。廷。用。人。自。有。權。衡。此。輩。何。知。越。權。干。預。不。有。以。懲。戒。之。其。禍。將。伊。于。胡。底。着。即。將。自。由。黨。領。袖。從。速。逮。捕。下。刑。部。獄。中。一。面。即。將。自。由。報。館。嚴。加。封。

禁云云這道諭旨一下漢壽李等並不逃逸當晚就發了許多的知單召集全國黨員到機關部相會預備和政府一角勝負到了第二天果然黨員都到漢城裏面來來往往不斷的都是那些自由黨員幾乎要擠滿了一城梭晉比和漢壽李見人數太多恐壞了事當發個號令飭各黨員暫在別處安頓由各分黨的黨長做個代表向警局走去不一會到了局中卽請警局拘捕警長見聲勢洶洶一些兒不敢動彈梭晉比等就回了轉來當晚卽在機關部耽擱預備次日再向政府質問不意到了深夜那些巡警竟破門而入各人拿了一枝快槍形狀煞是凶惡見了梭晉比等就拘了出去連各分黨的黨長共有十七名之多各黨人見了這種情形又是深夜的時候呼應不靈只得俯首受縛那巡警把黨人捕到局中當下就備了公文解送理事廳裏到了次日理事廳就把黨人當堂訊鞫黨人直言不諱就把他定個死刑。

正訊結的時候。那理事廳的外面霎時間人聲鼎沸。堂上堂下都嚇得魂飛魄散。歇了一會。那些衆人竟一隊一隊的湧了進來。湧了多時。越湧越多。偌大的衙門。擁擠得沒有走路。只聽得一個人說道。我們自由黨是替國家謀治的。怎的好捕殺起來。又有一个人說道。他殺了我們。我們便殺了他。再過一會子。人聲越發嘈雜。都大聲呼道。快殺官。快殺官。只聽裏面有人呼道。使不得。使不得。不知呼者何人。且待下文說明。

第十六回 食言而肥警兵解體 借端求逞國士離心

話說理事廳外忽有多人嚷道。殺官。殺官。裏面又有人阻道。使不得。使不得。諸君。你道這是何人。原來就是梭晉比和漢壽李一千人。當這些人被巡警拘獲的時候。漢城居民個個憤怒。合城譁噪。謠言紛起。說梭晉比等就要定死罪了。有的說。凡是急進黨都要捕捉的。許多散處的黨員聞了這個信。

息就急急的會集攏來。擁到理事廳去。那些人民也抱着不平都和黨員幫着。所以越聚越多。看起來似乎有千軍萬馬的聲勢。梭晉比看這情勢不佳。恐惹起暴動的禍來。連忙大聲喝止。這班黨員方纔住了聲響。那理事堂上的。問官見了。洶洶的聲勢早已魂靈兒飛去半天。把牙齒捉對兒撕打半晌。說不出話來。直到這許多的黨員被梭晉比等阻住。譁噪方纔顫聲的說道。諸君且別……別要鬧本廳。自有道……道理。黨員道什麼道理。問官道。是是自有道理。黨員道還不釋放他們麼。問官道。是是釋放。是釋放的。只是礙着皇上的命。怎好黨員道。什麼皇上命。不命你們難道連審判的權都沒有了麼。說罷又要鬧起來。問官見勢力不敵。忙說道。限你們五天讓我去奏陳罷。這些黨員聽了這話。方纔慢慢地散去。專等着他的回話。到了第五日。又擁着大隊的人員前去探問。恰早已把領袖十七人如數放了出來。並

謂政府將要實行新政。你們別要再鬧了。梭晉比等就和好多的黨人走了。出來到了機關部裏。一面要將黨衆暫時解散。一面就商議對待政府的方法。漢壽李道實行新政四個字不過是他暫時搪塞的話頭。我們不可不備個後盾。照弟的意見還是把黨衆緩一緩再解散罷。王定芳接着說道。照弟意也是不解散的爲是我們這次挾衆要求政府雖然允許也是面子上是這樣。他暗地裏的嫉惡恐怕是了不得的。我們若是把全體黨員解散了。他又要捉捕我們起來便怎樣處呢。梭晉比道屢次糾集衆人去挾制他。也不是個道理。什麼販夫會呀祕密黨呀都是政府的羽翼。他們開了一項額支就好。每年把這些會黨雇養過去。我們靠着黨員的佽助湊不上五萬十萬的經費怎的好天天聚集過去呢。政府雖然現在退讓我們到了我們沒經費的時候。他們就狠命似的來勦捕我們。那時只好直挺挺的受他們捆縛。

不是平白地葬送了性命。嚴國柄道：照梭君說的確也有理。但我們韓國的政府生就一種頑梗的性質。你拘他不過他就自由自在的因循過去。他拘我們不過他就一口應承把你哄得天花亂墜到了沒事的時節仍然守着他。因循的宗旨將來不知到怎樣地位。咧梭晉比歎了一口氣說道：只這因循兩字就是亡國的根源。照這樣過去恐怕橫也是亡豎也是亡。我們枉費了這一番熱血呢。壽李道：別的且慢說。就這黨衆解散不解散的問題先議定了罷。衆人都說不應解散。只有梭晉比和朴永漢二人竭力主張解散。議了多日終究沒有議決。那政府也沒有什麼動靜。直過了兩個多月。梭晉比忽然患了咯血症。候朴永漢道：弟還沒有收功。梭君又犯了病。真是天厄英雄了。停了幾天。病情未見瘥來。壽李等都勸他回到美國去。梭晉比道：弟若去了諸君仔肩未免太重。我想寫一信去把家眷遷移到韓國來不知可。

好。朴永漢道。婦女們沒男子陪着。遠涉重洋。狠有些不便。這裏事有弟。担着。你只管回去罷。梭晉比聽如此說。沒了法。只得回去。次日就担了行李。趁着。美國汽船。起程。壽李定芳。永漢。摩天國柄。和許多的黨員都在碼頭送他的。別。梭晉。比又叮囑了幾句話。下船。自去這裏。壽李等都回了轉來。一天一天。的挨過去。那政府竟沒有什麼新政辦出來。連章程都沒有訂過一件。朴永漢。把黨中的經費一算。只剩了二千餘金。沒多少天。可以開支。正自一人愁。着。定芳。摩天。壽李等都走了進來。朴永漢就把會計報告了一遍。並說道。我們快把黨衆解散罷。摩天道。既已如此。照弟意。索性鬧了一會子。再作計較。不知可好。壽李等似未有贊同的意思。只是朴永漢一人不肯說國家的大事。那裏可以嘗試呢。正說着。那李士忠。氣喘喘的進來說。是找梭晉比朴永漢等接待進來說。道梭君患了病。到美國去了。士忠道。患什麼病。朴道。想因。

思慮過度患了咯血症了。士忠道兄弟這回來此專爲貴黨的事務。政府自從貴黨挾制以後說貴黨是個暴徒。天天派了樓昌善在這裏探聽你們的消息。那一天他說貴黨裏一個重要的人物不知到那裏去。這黨羽應散該了。就飭警兵持械勦捕你們。那曉得這警兵恰執意不肯把佩着的徽章擲到地上。說衆百姓的事業就是我們的事業。衆百姓亡了我們也亡。政府見這情勢不佳忙飭外國將弁所教練的軍隊出發勦捕那軍隊就要出發了。貴黨須預備着纔好。朴永漢道辱承關知謹遵尊命不知閣下現任什麼職司。士忠道兄弟這會子已辭了職了。否則那裏好把政府的事告訴貴黨呢。說完就辭別出去。此間壽李等聽了樓昌善三字咬牙切齒非常的忿恨。就把他的歷史說了一遍。當下和朴永漢就急急召集了黨員豫備抵禦政府。不一會黨員都已到齊。備了軍械單等官軍到來。等了好一會官軍只是不。

來仇摩天等得不耐煩了就說道我們到宮門去罷衆人不待說畢就齊聲道好朴永漢無奈只得一同走去不一會就到了宮門那時宮門外也來了許多販夫黨並外人教練的兵隊兩方攻擊起來這販夫黨見了槍彈都一個個逃去那官軍連槍都不會放被自由黨蜂擁過去陣勢已亂竟殺了好多名的兵士自由黨就乘勢闖入各處機關把貪污的官吏殺的殺打的打只是找不着樓昌善只得回了轉來正要重去叩關對面恰來了一人面如灰色狼狽不堪見了自由黨衆急回身向後將要狂奔逃避忽漢壽李大喊道快捉樓昌善快捉樓昌善衆人聽了倒呆了一呆不知那一個是樓昌善壽李急用手指着說道這不是樓昌善麼衆人看了知道前面奔的就是樓昌善都飛也似的跑了過去把樓昌善寬大的衣服七手八脚的扯得一片如蝴蝶一般在空中兒亂飛那樓昌善見了自由黨已是嚇得死去活

來不住的向自由黨討饒。黨衆道那個要你討饒。你趕得好事。現在也該知道本黨的利害了。樓昌善道貴黨別要生着氣。兄弟再也不會開罪了。貴黨有什麼相委。只管叫兄弟做去。兄弟斷不會推辭的。快饒了我罷。黨衆道什麼委不委。你這等的狗才還什麼事配你做。你平日裏把我們的黨人一個一個的都殺死了。還要來殺我們麼。樓昌善忙跪到地上。叩了幾個响頭。說道。兄弟並沒有殺過貴黨的人。貴黨別冤枉着。貴黨都是明明白白的人。還是饒了兄弟罷。說罷又叩了幾個响頭。黨衆見他齷齪非常。心中越發忿恨。就大聲喝道。狗才還說什麼。今天再也不饒你的說着。就一刀閃去。樓昌善的頭已滴溜溜的滾了好幾丈路。那些黨衆又把樓昌善的屍體。你一刀我一刀的斬得和糊漿一般。但見好多黨衆臉上個個濺了些血。地上染了一地的血色。猶如暮春的時候。鋪了滿地的落花。紅洋洋的煞是好看。自由黨。

既殺了樓昌善就一起趕到昌德宮的旁邊預備和他們劇戰幾天這守舊黨那裏敢動彈一些那時朴永漢推漢壽李走了進去即求見韓皇說自此以後須竭力維持國勢並秉着至公做去韓皇聽了着實嘉許一班的黨衆都非常的歡喜以爲韓皇自此以後應該洗刷舊習力圖自新的了因此紛紛散去當下就回到機關部裏朴永漢就要將黨衆解散壽李兀自執着不肯朴永漢道本黨爲了這事耗去經費已着實不少再如此下去恐怕要支撑不住便怎的好呢壽李道我們的章程原自與國相終始的若是不達到一定目的這解散兩字那裏做得到朴永漢道弟所謂解散並不是消滅的意思不過暫時散去省了些本黨的經費罷了還有什麼做不到那時雙方爭執各持意見都不肯相讓就中定芳見了同黨相爭恐怕鬧成惡感就從中調停說道朴君顧全黨中的經費是爲着久長之計漢君爲着強制政府

預備再接再厲的地步都是爲公不是爲私且別要鬧了意見依弟的愚見這黨衆暫時解散是依了朴君的主見一有事故依舊召集攏來做了本黨的後盾是依了漢君的主見一面再籌集些經費防着將來有不敷的地步不知諸君以爲如何衆人聽了都說既有王君酌中之策也就照樣辦去罷主意已定當下便由漢壽李盼吩咐黨員等各自回家那些領袖如王定芳仇摩天嚴國柄朴永漢等仍留在漢城預備監察政府不提諸君須知這自由黨勢力雖大宗旨雖正那些黨衆起先恰都是無知的愚民聽了他們的演說附和攏來並沒有什麼智識學問的到了後來受了黨中的教育纔略略知道些國家的大義和世界的大勢而且學了些軍事所以那些領袖對着黨員猶如將弁對着軍士的一般號令嚴密不敢犯規的這話在下的起先並沒表明諸君不免要疑惑起來說高高尙尙的黨員怎的招之使來遣之

使去這樣容易呢。現在既已知道這個緣故在下的便好說到別的事情了。單說守舊黨自從被自由黨戰敗以後心中非常怨恨把不得自由黨人立時殲滅纔好洩了他的憤氣但沒法可想只得在韓皇面前飛長流短的說自由黨的壞處並謂自由黨存心叵測圖謀不軌要把大韓的國統改做民主因此韓皇就疑心起來把新黨一概免職舊黨一概引用政令顛倒朝臣龐雜不多幾天韓國的政府又弄成了黑暗世界到了一千九百零二年日本見了韓國如此的腐敗就和英國結了同盟的條約把戰勝中國的賠款擴充海陸軍備那時日本國的名譽早已轟動了世界到了次年那俄國要佔據三馬浦附近的地方日本得了這個消息狠命拒絕他就和俄國開了一場大戰一面撫慰韓人說日本只要助韓國的進步保韓國的獨立並沒有什麼意思日人在韓國的地方日使約束得非常嚴厲所以韓人見了日

人。把。從。前。的。嫌。隙。已。一。概。忘。却。了。那。知。到。了。後。來。俄。國。被。日。本。戰。敗。日。本。的。政。策。就。一。步。一。步。的。強。硬。起。來。那。一。天。日。本。公。使。林。權。助。恰。逼。着。韓。國。外。部。訂。立。日。韓。的。協。約。韓。國。外。部。顏。予。休。本。是。個。守。舊。黨。的。領。袖。那。裏。會。抵。抗。一。些。只。得。聽。着。日。本。的。命。令。訂。了。三。條。協。約。呈。給。韓。王。看。着。韓。王。看。時。（第一條）日。韓。兩。帝。國。因。欲。保。持。恆。久。不。易。之。親。交。確。立。東。洋。之。平。和。自。後。韓。國。政。府。當。確。信。日。本。政。府。凡。關。于。政。治。上。之。改。革。有。所。忠。告。皆。聽。從。之。（第二條）日。本。政。府。於。韓。國。之。獨。立。及。其。領。土。保。全。爲。確。實。之。保。障。（第三條）

韓。國。若。遇。第。三。國。之。侵。害。或。遇。內。亂。日。本。政。府。可。執。行。臨。機。必。要。之。措。置。而。韓。政。府。對。於。日。政。府。之。行。動。許。以。完。全。便。宜。行。事。之。權。韓。王。閱。畢。心。裏。雖。然。非。常。悲。戚。但。既。已。如。此。也。只。得。聽。他。做。去。自。此。以。後。日。本。進。行。的。手。段。就。一。步。緊。似。一。步。不。多。幾。月。又。訂。了。三。條。協。約。把。什。麼。財。政。權。軍。事。權。外。交。權。

一古腦兒都委任了日人。當時朴永漢等得了這個消息，一個個的都發起憤來到了這會子再也忍不住了。當下就派人四面糾集經費一面通知各黨員。此時暫勿聲張擇定了一個日子先在廣華門外一座廢園裏開個大會。屆期各人到了那處點過姓名恰個個都到。朴永漢就把兩次的日韓協約報告了一會並痛哭流涕的說了好許多時局危緊的話。摩天道我們韓國既已到了這般田地鬧亂的也是亡不鬧亂的也是亡得能糾集大宗的軍費。我們就要集兵士趕備軍械。不論老的少的把政府裏的人殺個一爽快。若是日人出來干涉就和他們打個落花流水雖未必挽回國勢也好出一口氣可不是好麼。壽李道今天的會議別的也不消討論只是我們拚着死命和政府一戰只有進沒有退的了。當時大眾歡呼聲如雷動。當場約定日子並在廣華門外一個草場上聚會。當下各各散去到了那一夜月明如

晝萬籟俱寂。一大隊的自由黨飛也似的向漢城走來。那時日本憲兵已佈滿漢城。知道自由黨進來就急急的出來抵敵。自由黨衆見是日本的憲兵。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把槍彈不斷的放去。日兵也放將過來。十里之中槍彈的聲音接續不斷。不一會那日兵愈聚愈多。但聽得前面一人呼道：不好了！不好了！不知爲着甚事。且待下文說明。

第十七回 築商場廉價購地段 動公憤抗疏爭利權

話說自由黨和憲兵正在酣戰的時候。忽聞有人大呼道：不好了！不好了！那時王定芳適在後面聽這口音。酷似朴永漢。因急急的擠開衆人跑了上去。定睛看時。恰見漢壽李仇摩天嚴國柄三人都被敵兵捕獲。衆人狠命似的搶了上去。恰被憲兵連放幾槍。中了槍彈一個個都倒臥地上。定芳看勢不佳。就大呼一聲道：快殺賊！那時衆人又擁了上去。無奈槍彈早已用完。只得

短兵相接敵軍不住的殺來衆人知勢不敵徒戰也是無益忙回轉身來向後亂跑定芳永漢見衆人逃了勢孤力竭只得退了下來一塊兒逃去那時前面的槍彈兀自雨點般的飛來幸虧沒有着身跑了一會子纔到了一個古廟這古廟離漢城十幾里地方甚是寥落當下就在廟裏暫歇王定芳道漢君等入了虎口生死尙未可知那機關部想早已封禁委實是英雄的末路了朴永漢道這許多的黨衆現在已死去大半那槍械子彈也弄得一些兒沒有賸不但沒面目見江東父老就是梭君的面上還那裏對得他住呢那時二人相對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看了好一會那兩雙眼睛都簌簌的流下淚來朴永漢道我們現在既已到了這般田地待再要起事勢不能不另起爐竈再糾集些黨員籌集些經費纔好發動這會子只得暫時解散罷王定芳道我想解散的容易聚集的艱難這裏有個培方學校弟有個朋友叫

做李宗說在這學校裏面。他是個熱腸的人。弟和他商量就在他學校裏面做個機關。再沒有不允許的。不知朴君以爲如何。朴永漢道既如此說我們就一同去罷。說畢二人就一面吩咐黨衆暫時歸里。一面就向培方學校走來。李宗說適在校內見朴永漢等進去忙來迎接。當在會客廳坐下。定芳把朴永漢和李宗說雙方介紹畢。就將剛纔說的事情和李宗說說了一遍。李宗說果極贊成並謂本校學生都願入黨。定芳道機關既在這裏。朴君就在這裏住着那些外面的事情都由弟做去。罷說了一會。李宗說就整理一所房子。係在學校的後面。共有三間。雖不甚大。恰極雅潔。當下朴永漢和王定芳走了進去。把各種文書簿冊從新補造。新人黨員都簽過了名。一面由朴永漢坐着辦事。一面由王定芳往外糾集黨員籌畫經費。恰說那一天王定芳氣喘喘的由外面進來。朴永漢見了倒嚇了一跳。說道王君又害着甚事。

定芳道不好不好朴永漢道什麼不好定芳道這事連說都說不來說起來簡直要氣死的那日人自被我們反抗以後雖然打了勝仗恨我們恰了不得昨天竟把漢……說至此聲音頓時止了朴永漢看時見定芳的眼睛兀自流着淚不止朴道王君快說罷你究竟是哭甚的難道風信不好麼定芳繼續說道昨天漢君等已受了死刑了朴永漢道真……真的麼定芳道有什麼不真朴永漢聽了這話當時就放聲大哭起來李宗說聽了哭聲急從前面跑來忙問何事定芳就把方纔的事講給他聽李忠說也免不得歎息了一回一面勸慰永漢永漢纔住了哭定芳道還不止這一樁事呢李忠說道還有什麼事定芳道日人和我們打了一會未免有些損失他就把這項損失向我們政府來索賠償李忠說道不知要索些什麼有沒有條款呢定芳道有個日人叫做長森籐吉以私人的資格要壟斷朝鮮全國的荒地苦

沒這個方法他就向日公使處去運動日使趁了這個機會以爲我們政府沒有不允許的就答應了他忙把這墾荒案要求我們的政府我們政府這會子畏怯日本差不多已達到極點見日公使把這案提出早已噤若寒蟬那裏還敢抵抗一句呢朴永漢道這條件你有沒有看見過定芳道看是沒有看見只聽得人家說第一條是說韓國的土地無論官業民業凡未經開墾的地方都由那長森氏備着資本從事開墾李忠說道這已不好了我國民業官業的荒地差不多居了全國的大半都給他開墾就是把國家送給他了朴永漢道那第二條呢定芳道第二條倒已忘却第三條是說開辦五年以內不納租稅五年以後若是所經營的事業有利就和別的土地納一般的租稅朴永漢道有利沒利有什麼證據都是說說罷了定芳道還有第四條咧他說這個約從經營的事業完成後起算到了五十年爲滿期滿期

之後商議再續李忠說和朴永漢都說道這個條約政府既然不能抗拒我們這會子又沒挾制他的勢力難道坐視了不成李忠說道我們幾個人上了一道抗疏罷王定芳道真是沒用的了我們前次爲着梭君免了職也曾上過一回書他非但不來聽你並且說我們是個亂黨妄干朝政呢朴永漢道這等事無論有效無效畢竟沒什麼處分就何妨做做看定芳道這原不妨說畢永漢就拿起筆來做了一紙抗疏道『韓國地形山多野少環海三千里山澤居三之二凡此山澤皆荒蕪地也今乃一舉而割國土三分之二予諸外人天下可駭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且以日本人言之二十年來號稱扶我國家之獨立助我領土之保全今茲憤強俄之侵略動全國之師團以爭之其以信義自暴於東洋非一日矣今以義始而以利終名實相悖情僞互眩臣等以爲此蓋起於一二商民之私見有利可圖遽萌貪志在日政府

中老成謀國者未必弁髦信義。至於若此者也。今若束手聽從則割肉飼虎。肉有盡時而虎之欲無饜期也。臣等誠不忍見祖宗之疆土日蹙不忍與賣國之徒同立於陛下之朝廟也。」云云。李忠說誦讀一過。說道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政府見來若仍置之外。真是孺子不足教了。定芳道。李君服過官職。且並沒有犯過政府的忌。應該列在第一名。我們且把名字換了。充了一個紳士罷。朴永漢道。我雖然也服過官。現在怡和政府反對。取隱於箕山之陽。的意思就叫朴箕陽也好。定芳道。我改了一個王安勞。不知可好。李宗說。道這些名字不關得失。這樣也好。那樣也好。也不必多斟酌了。就算了罷。說畢。當由定芳贍好着人送到漢城這裏。朴永漢等又議了些善後的事。李宗說道。這事單靠着一紙空文。再也沒用。我們還須結成一個團體專做這事。情呢。朴永漢道。話雖如此。只是同志甚少。奈何。李宗說道。本校的全體職員。

和學生都可加入。約有三百餘人。這裏附近的有個學校叫做漢語學校。他專教漢語的。有個校長姓申。名喚希珍。和弟極。要好他們全體職員和學生。也不下二三百人一起合攏來。也就有六七百人派往各處運動。已足足夠用了。朴王二人非常歡喜到了第二天剛是星期三。人就走了過去。這漢語學校係在天洞一帶離培方學校約十里左右的路。這培方學校所在的地。方原名鐘路。却在漢城西門外。當時三人進了校門。把名刺交付門房。囑他遞去。不一會那申希珍已在客廳相候。三人走了上去。各各酬應畢。就一同坐下。李宗說就把這事一五一十的說給希珍聽着。希珍道兄弟早已聞得貴處做了自由黨的機關。本擬來走一遭。只因職務繁冗。脫身不得。所以天天遲着。今既閣下等到此。兄弟再沒有不贊成的。就在今天下午在這兒開個會罷。宗說道這更好了。朴王二人也都贊同。那一天下午就在漢語學校。

開了大會。一時會場中除了學生以外到者尙有五六百人。當時年事最高的是這位申希珍先生就推他做個臨時主席。這希珍先生當下跳上主席位子就對衆說道今天這會第一樁應議的就是會名不知諸君把這個會定了什麼會名。當時起立說的約有五六個人有的說土地維持會有的說不如叫做排日會。朴永漢道依弟的意見這個會莫非是維持我國獨立的資格不如就叫做獨立協會罷。當時王定芳申希珍李宗說都表贊同就定了這個名目。第二樁舉個會長當時一千餘人個個都投了票。待揭曉以後那會長仍是申希珍。申希珍推辭道兄弟雖忝長幾歲自知才識淺薄。萬不能肩此重任。朴君學問德行久所仰慕。兄弟那裏敢僭居呢。朴永漢道這會子不是推辭的時候。申先生別再謙虛罷。這時定芳宗說等均起立勸着希珍別再推辭。希珍無奈只得承認。當下就對衆說道兄弟既已謬承諸君。

辱。愛舉爲會長將來對於此事誓以死繼冀不負諸君的盛意但今天須籌議個抵制的方法纔好進行永漢道古語說得好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日人之要求我們總是我們自己的不好這許多的荒地我們韓人自己不去開墾自然人家來開墾了現在既然要想個抵制的方法第一先要自己集資墾種纔好拒絕外來的人定芳道朴君的議論確是不錯只是這許多的荒地要開墾起來需好多的經費恐怕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了希珍道這事只有運動政府裏面的大員合力提倡還辦得到兄弟有個朋友叫做朴陽圭現在宮內省做個大臣就由兄弟專書去懇他不知如何衆人都道極好就此決議希珍宣告散會不一會衆人都各各散去希珍忙寫了一信把組織墾荒團的事情告知了朴陽圭一面就和朴永漢等譚了一會那時已是下午傍晚朴永漢等辭了出來回到培方學校不提單說宮內省大臣朴陽

圭接了申希珍的信。展覽一過，忙和尙禮院卿金相煥、中樞院副議長李道宰等籌商。金李二人，都表同情。說墾荒團尙不如農礦會社較爲確當。陽圭亦以爲然。當下三人就做了首領，定了一部章程，號稱糾集資本一千萬元，分做二十萬股，每股五十元。那些股東只有朝鮮人可以做得，別國的人不能入股。那經營的第一著，就是開墾荒蕪。若是開墾了這全國的荒地，都歸該會社占有。這章程散佈以後，全國韓人個個要想入股。一時舉國若狂。沒一個不說道是椿好事。那知到了後來，官紳倡之，政府贊之，百姓們一個個的都冷了下來。組織了幾個月，除了發起人的股本外，沒有一個人來投股的。不到半年，就此解散了。唉，在下的講到這裏，又要想起我們中國來。那一年，湖南省的人民爲着挽回礦權，紳士百姓們集議開會，忙個不了。要想辦一個礦務總公司，連章程都已訂好。到後來，終究辦不成功。不是和這事一。

樣的麼。所以外國人說我們這種舉動叫做滑稽政策。滑稽政策的意思猶如和孩子們的頑耍一般。起先非常的高興，到後來連人影兒都不見。大凡將亡的國家都有這種笑話，皆因國民沒有毅力的緣故。閑話少提，且說農礦會社既然有始無終，自然惹起日人的譏笑來。偏是韓人好鬧，間氣見着日人嘲笑自己，就天天集會，處處演說。除了獨立協會以外，還有什麼保安會、興國協會、一心會等名目，所至號召會員，切齒裂眦，喘汗奔走，出沒平安。咸鏡兩道的地方，有的切斷電線，有的拆毀鐵道，幾乎和發狂的一般。日本人人見了這種情形，知道韓人並沒有什麼實力，就一面由公使威迫要求政府，一面由駐紮的軍隊實行軍事政策，把全權委了他司令官原口氏。但他處置韓人的手段恰非常的嚴密。第一椿就是捕縛會黨的首領，這個命令一下，除了獨立協會以外，那些興國協會、一心會等都害怕起來，急急的把

會解散。保安會雖然稍稍強項一些。那會長元世性等都被他捕獲了去。並資裸商的首領叫做吉泳洙。內官姜錫鎬等也捉得一個不留。第二樁就是禁止集會自由。把妨害治安的四字做個名義。凡是韓人新立的會黨。一概都歸解散。並不許在韓京地方聚集演說。第三樁就是束縛出版的自由。那時韓國有皇城新聞和帝國新聞兩種。雖然沒有什麼價值。也算是輿論機關。僅有的碩果恰天天都要把這新聞紙呈給日本的警官檢閱了一番。纔好發行。書肆裏的大韓中興策。獨立要論等書都禁止發行。從這種命令宣布以後。各地的會黨解散的解散。消滅的消滅。熱心志士逮捕的逮捕。逃避的逃避。舉國上下肅然無譁。幾乎和沒有血氣的一般。那時漢城西門外鐘路的地方恰有一祕密會黨。人不知鬼不覺的在僻靜所在竟運動了好多的黨員籌集了好多的經費。要待發作。那黨長申希珍恰和朴永漢二人靜

悄悄的在一所房間裏長吁短歎的講話。申希珍歎了一口氣道：唉！朴君大事去了。我們再沒有葬身的地呢。朴永漢道：外患一步緊似一步，我們做事也一步難似一步。這會子已要禁止集會了，將來還那一個敢抵抗呢？我們的難處就在這死又死不來，活又活不得。爲什麼呢？貪生怕死，非但不是我們的資格，就是許多的亡友，也着實對不起他。但若死了，我們韓國中再求我們一樣的資格，還有幾個人不是白死了嗎？希珍道：這個自然不過。這會子只得我盡我心的做去，所謂盡瘁鞠躬的也是吾輩的本分。到了時局十分緊急，萬萬非吾輩所能挽回的時候，那時我們就揜個一死做個驚天轟地的事情。一則替自己留些名，二則爲國家死了難。那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就是以前的沈柯諸君以後的漢仇諸君，當也不會對他不住了。永漢道：說到我盡我心，我們自己想來倒並沒有什麼慚愧。只有一樣，大凡國。

家到了非常危急的時候。猶如患病的一般。任服什麼藥。終究是好不起來。那病還沒利害的時候。看看情形。倒還好。挽回只爲了東牽制着。西牽制着。要做的做不來。失了這個機會。真是可惜。二人說着。那王定芳走了進來。恰從袋中掏出一封信來。朴永漢看時。恰是梭晉比寄給他的函面上。還寫着大至急三個字樣。不知其中何語。且待下文說明。

第十八回 兵隊示威盈廷吊胆 相臣抗議奸賊消魂

話說朴永漢接了書信。見上面寫着大至急的字樣。就急急的拆了。開來大意。謂別來許久。友朋半登鬼錄。而奄奄一息之祖國。卒未因之而稍有生氣。每一念及。輒爲流涕。不知近狀。復如何。仍希有以示我也。弟蟄居費拉德費亞城。養疴經年。未獲少痊。深以拋棄國民天職爲愧。起衰扶弱。胥有賴于諸公也。云云。朴閱畢。問道。這裏地址。梭君怎知道。這信是從那裏來的。定芳。

道。近日。戒備雖嚴。幸郵局取締尙寬。弟適纔在漢城閑逛着。見郵差投一函。到我們機關部去。弟就接了過來。逕行到此。朴道。這真是極好的機遇。不然。就白費了梭君的心思了。說罷。就寫了一封回書。交到郵局。把近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原來梭晉比自從別了朴永漢等以後。就在費拉德費亞居住。一面就請洛克遜博士醫治。無如梭晉比的病。爲着憂慮過度。內部受傷。太重。一時竟不能治愈。所以時好時歹的終究強健不來。平日裏雖也和朴永漢等通幾次信。畢竟路隔萬里。不能時時往來。那一天早晨起來。覺得精神略爽。拿了一張西報。隨意披覽。裏面恰記着韓國危迫的情形。猛然想起朴永漢那一千人不知現在怎樣。待要問過消息。就拿起筆來寫了這封信。直至隔了兩月。纔接着朴永漢的答書。知道漢壽李等又遭了慘死。心中好生悲悽。不免又下了幾點傷心淚。只恨着自己害了一身的疾病。不能前來。

扶助只有時時歎息而已。這日病又加劇。因又往洛克遜那邊去。這洛克遜係一個多年的名醫門庭。如市見梭晉比進去忙肅他坐下並提前替梭醫治。診察既畢就調劑些藥物給梭服食。梭晉比接了藥物就在一處暫憩。不一會洛已把許多的病人一個個替他醫治過。對梭晉比說道：梭君。你可知貴國的近事。梭道：前幾天在報紙上略略窺目。洛克遜道：報紙上載的大概都是平常的事情。僕昨天知道的恰並沒有在報紙上見過。梭晉比道：什麼事？洛克遜道：唉！這事說來敝國着實負了些慚愧。當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的时候，貴國和敝國訂的條約曾說明：凡外人有凌滅韓國的由敝國出面調停。現日人要把貴國的行政權奪了過去。貴國的皇帝派了一個顧問官叫做赫爾巴達。這人也是美國籍。航海向敝國求援。赫到了這裏就去謁上院的議員。把來由說了一遍。議員道：你爲的甚事？莫非要我們美國和日本。

構兵去保全韓國的自由麼。這那裏做得到。赫爾巴達一面又呈了國書和政府籌商。政府執意不允。調停赫爾無奈只得回了轉去。現在不知怎樣了。這事我們美政府還守着祕密。並未發表。梭君這不是可歎的事麼。梭晉比道閣下那裏知道。洛道赫爾巴達是僕少年時的同學。友他和我說的。並囑我除知己外暫勿宣佈。梭道閣下知道這事的詳情。麼。洛道赫和僕說的語極簡單。緣他匆匆就道。所以未及細談。梭晉比聽了。歎了一口氣。說道一個國家須在自立。若是不能自立。就使有別人的實力扶助。也是沒用的。敝國到了這般田地。都是因循苟且。不能自立的緣故。怪不得人家要凌侮進來。談了一會。梭就別了。洛克回到自己寓中心裏。想着我來這裏養病。起先不過要把這身子養好了。纔好相當國家的事務。如今據洛克說的話。韓國簡直是要亡了那麼。我還留着身子做甚。想到這裏。就打定主意。決意要赴。

韓國那梭晉比的夫人原係一個美國的高等婦女叫做麥利華見梭晉比要回韓國他決意不允一面流著眼淚一面靠著梭晉比的肩說道郎呀你真個要去麼你爲着祖國危殆自然該盡你的天職但你病還沒有愈那裏禁得起這個勞苦呢梭晉比道男兒以身許國連生死都管不來還管着什麼勞苦麥利華聽了這話益湧不可仰停了好一會纔說道郎呀你難道沒有了愛妾的意思麼妾和郎十幾年的夫妻伉儷的感情要算是世間沒有的了難道就拋棄了不成梭晉比聽到這兒畢竟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把一腔熱血不免漸漸冷了下來仔細一想堂堂的男子怎的被一個女子束縛來着就對麥利華說道僕不是不愛憐卿但是愛憐祖國的意思還要比愛卿來得利害只得把愛卿的情暫拋棄了麥利華說道唉天呀你怎的不保佑韓國弄得這樣兒的危險呀你就使不保佑韓國也應該保我的郎啊說罷

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那梭晉比一面勸慰他幾句。一面定個日子就將起身。不意老天多情果然從了麥利華的願。那梭晉比的病竟驟然利害起來。睡在牀上連坐都坐不起。心中想着這會子韓國不知又怎樣了。西報裏總該有些說起。只是精神恍惚。又看不來報。好生煩悶。麥利華道郎別要煩悶。了。只管養着身子罷。梭晉比兀自胡思亂想。直過了兩三個月。纔慢慢的瘥了。起來麥利華道這裏都會熱鬧。空氣腐濁。我們不如往海濱暫住幾月。罷。梭晉比極形贊同。夫妻二人就此到了離費拉德費亞城十幾里的地方叫做亞特村。距海較近。有時海風習習吹向襟袖。覺得天高氣爽。別有天地。那梭晉比的病竟一天好似一天。一連住了一年。梭晉比的病竟一些兒都沒有了。有一天忽聽見美國人說道韓國早已滅亡了。梭晉比詫異非常。心裏暗想。我們韓國難道就亡得這樣的快麼。當時就買了一張西報瞧瞧。亞東的。

情勢詎意不看猶可一看以後那梭晉比竟跳了起來連連呼道天呀天呀我們韓國的命運果然完結了嗎否則爲什麼無端的把皇帝讓了位呢一面想着一面就決了主意定要赴韓麥利華知這遭兒阻他不住只得隨他同去當下就把緊要的行李檢點一過趁汽船向韓國進發沒有幾天那汽船已到了韓國梭晉比先租了一所房子給麥利華住着一面就向西門外鐘路的地方找那自由黨機關不意到了那處並沒有自由黨的機關培方學校裏面的教員那一個認識問他緣故他們說早已消滅了再問詳細時連理都不理梭晉比沒了法只得回了轉來到了自己家裏一個人坐在房間裏只是疑惑轉念一想我何不向外面去打聽打聽呢想定之後一面就在門首寫了梭寓字樣以便幾個老友或者看見了好近來敍會一面自己往外面去探聽消息剛在途中走去後面恰有一人呼道梭君你那一天到

的。梭晉比回頭看時恰是個王定芳就急急的跑了轉來說道弟到這裏已有好幾天了只是找不着自由黨的機關不知現在又有什麼變故沒有說着看定芳顏色非常的憔悴那面上恰新留了一個疤痕但聽定芳說道這事說來狠長不知閣下住在何處就在那邊去講話麼梭晉比聽如此說就邀了王定芳到得自己家裏看時已向午就備了些菜並韓國的上等酒請定芳吃飯舊雨重逢敍些契闊梭晉比急於要曉得自由黨一悵歷史定芳道唉自從閣下去後不知又經了多少變故死了多少同志呢梭晉比道漢仇諸君之殉難弟早已知道了定芳道不止這幾個人梭道難道還有別的麼定芳道待弟細說一遍就是了去年十一月裏那日本的皇帝派了一個特使叫做伊籐博文帶着他君主的御書到我們韓國來說我們皇上無論什麼事情要和他商議着纔好做去那伊籐到了韓國就開了幾許的條款

來要求我們的皇上梭晉比道這條款西報上也略見過大意說是韓國的外交事宜和保護韓人的事務都給他管理從前韓國派出到各國去的領事一概召還是不是這樣定芳道還不止這兩樁事情呢他說要整理韓國的財政把韓國的軍隊縮小纔好省些經費又把別國的顧問官一概黜免單用着日本的顧問官一起有二十五條這幾條是最重大的了梭晉比道看這條約財政軍政行政的權柄都已被他奪了去簡直是亡國了怎的政府這樣的黑闇就許了他定芳道起先倒並沒有許他他來見我們的皇上皇上就對他說道近來報紙紛傳說日本要收韓國做保護國朕當時道是個謊話因日韓訂的條約原說日本保全我們的自由日俄媾戰的時候日皇也曾說維持我們的獨立所以朕信仰貴國非常的堅確待日皇派了閣下做個專使朕心中異常的歡喜以爲日本和韓國的友誼將來越發親密

了。不意閣下把這條件前來要求朕委實要駭詫起來難道從前的協約就沒有效力麼伊籐答道這項要求並不是外臣的本意不過奉着政府的命令和陛下商議若是陛下把這條款一一承認了那就是兩國的幸福將來就好保全遠東的和局乞陛下三思罷皇上道我們祖宗的成法國家有重要的問題朝廷不能專斷須要和臣民商酌待意見一致纔好施行伊籐說道國人若有抗議壓抑最爲容易陛下須要顧念邦交從速決斷皇上道朕若把這條件承認了那國就亡了朕寧死不願承認的彼此的對答過了五小時終究沒有定奪伊籐沒法只得再去見那各部大臣約各部大臣到日使館開個會議各大臣都抗拒不允伊籐道日本所以提出這個條件原有兩種的緣故其一日韓偶然聯合那亞東的和平就可以永保了其二遠東各國結了團體纔好拒絕白人的侵犯各大臣終不肯允許到了次日伊籐

又邀了各部大臣說要覲見韓皇開個御前會議。各大臣也就答應。當時日本的陸軍早已在宮門的外面做個示威運動。到了晚上日兵都荷鎗入宮。伊藤和日軍總司令官一同進見各部大臣也紛紛到來。日兵排着隊在外面守候。當時就在皇上處開個會議。伊藤道這些小事爲甚麼費了這許多時日還不承認呢？各大臣道這是國家的存亡關係怎的說是小事。伊藤道就是不承認難道就不會亡麼？各大臣聽了這話都不免害怕起來。知道日本把武力做個後盾。且當時有這許多的日兵守在宮門。猛想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的時候。有好多的日兵在宮外嚴守。那武士就入宮弑了寢宮。就覺得不寒而慄。莫非這會子又要遭那慘刦麼？梭晉比道後來究竟承認沒有定芳道議了好幾天。終還沒有承認。各部大臣一面就向各國的公使問個計策。各公使都說這事係遠東的問題。我們那裏干預得來。況且我們的

意思都是要保全遠東的和平。這話又那裏向貴國政府說得出呢。各大臣知道各公使都做了壁上觀戰的人。韓國更勢孤力竭。不免個個自危。那天又在一處開個會議。伊籐兀自把保全和平的門面話說個不了。那顏予休恰立了起來。說道：日本人向我國要求的也不止一次了。那一次不是照數承認？這會子倒堅執不讓。畢竟有什麼好處呢？那時有個首相叫做漢喬叔。從座中……話還未完。梭晉比就搶着說道：首相不是李完用麼？怎的說是漢喬叔？定芳道：唉！我國的政府朝令暮改。還說什麼首相？自從外患迭乘。一月裏換了三個首相。有什麼希罕？到後來幾乎做個定例了。那李完用。自從本黨反對政府以後。都說他辦理內政不好。就逼他免了職。給漢喬叔任了這個職司。這漢喬叔倒是一個骨鯁之臣。從沒有媚上欺下的惡德。而且總理國務精密得非凡。若是給他做下去。雖然一木難支。大廈畢竟比別的。

要。好。得。多。咧。那。日。人。嫉。他。不。過。就。把。他。謫。戍。到。遠。地。去。首。相。一。席。如。今。又。讓。了。李。完。用。了。梭。晉。比。道。你。說。了。半。天。只。是。說。漢。喬。叔。這。漢。喬。叔。究。竟。如。何。對。付。伊。籐。快。請。說。來。罷。定。芳。道。漢。喬。叔。當。時。從。自。己。的。座。中。跳。了。起。來。堆。了。滿。臉。的。怒。容。厲。聲。罵。道。何。物。奸。賊。敢。賣。你。們。的。祖。國。麼。各。人。看。時。只。見。他。面。上。恰。是。怒。得。通。紅。那。眼。皆。已。是。七。裂。八。裂。的。嚇。死。了。人。說。畢。一。動。不。動。的。定了。睛。看。着。這。顏。予。休。顏。休。予。見。了。這。個。形。狀。幾。乎。把。胆。都。嚇。碎。連。頭。都。不。敢。抬。起。來。別。的。廷。臣。也。你。看。我。看。你。聲。息。一。些。兒。都。沒。有。停。了。一。會。那。漢。喬。叔。纔。離。了。座。位。惡。很。很。的。說。道。我。就。要。入。觀。去。面。奏。了。那。時。日。人。也。並。不。阻。他。漢。喬。叔。只。管。一。路。走。去。到。了。半。途。恰。有。一。個。人。自。後。面。追。來。不。提。防。的。把。漢。喬。叔。摔。了。轉。來。漢。喬。叔。抬。頭。看。時。不。是。別。人。恰。是。日。使。館。裏。面。一。個。書。記。漢。喬。叔。道。你。摔。我。做。甚。麼。書。記。道。並。沒。甚。事。不。過。和。你。談。談。罷。了。漢。喬。叔。道。還。

談甚麼書記道僕有一樁緊要的事情必須和閣下面說呢漢喬叔不得已也就跟了他來到了日使館裏書記道這是祕密的事情這裏講不來話我們且到裏面去罷漢喬叔知道事情不好無可設法只得又跟了進去到了一個極靜僻的房間問他道閣下真個要抗拒麼漢喬叔道這些事麼何必定在這裏講着無論在一處僕終是不說承認兩個字的正講着那伊藤也進來了就在一處坐下問漢喬叔道閣下還敢說奸賊兩個字麼漢喬叔道是奸賊總說他奸賊不是奸賊怎的好說他僕是祇知嫉惡若仇的倒任便怎的都不怕伊藤道若是貴國的皇帝要閣下降服閣下便怎樣呢漢喬叔道就使皇上允許僕也萬不承認伊藤見喬叔這樣的強項就把喬叔閉在這靜僻的室內一面就自去進見皇上說漢喬叔是一個奸賊須聽他不得皇上道無論他怎的說朕祇是一個主意那時大臣都重新進來有的說

首相被戕有的說並沒被戕不過留在日使館裏罷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那日人因漢喬叔已閉幽室聲色越發厲惡說能從的就好永保富貴不能從的都要定他死刑了各大臣沒了法只得一一承認梭晉比道難道除了漢喬叔以外就沒一個有氣節的麼定芳道有是有的外部大臣朴齊純才學優裕算是朝廷的魁首到了這時也沒了法只得隨了衆人承認了他梭晉比道弟久別祖國消息竟一些兒都不知那朴齊純既然做了外部這顏予休又做什麼定芳道顏予休調到吏部去了梭晉比道怪是怪不得他的畢竟時驅勢迫無可奈何只得如此若是始終不承認祇有一死以報國家否則兵力又敵不他來那裏拘得他過呢定芳道這朴齊純後來是照着閣下說的做去梭晉比道既然死了當時不應降服既然降服怎的還會死呢定芳道當時朴齊純議畢走了出來到宮門外衆人都罵他做奸賊到了十

二月六日朴爲着一事到宮內去守兵都要把槍擊死他他就逃到日本使館裏向日使說道僕今得了賣國賊的惡名都是貴國賜給我的現在也不要苟活了說罷就拔刀自刺梭晉比道可兒可兒正說着外面忽有一人進來不知來者何人且待下文說明。

第十九回 托言保護日相宣猷 密使偵知韓王遜位

話說王定芳和梭晉比二人正在談話的時候忽然有一人進來王定芳抬頭看時原來就是李宗說王定芳道李君怎的知道弟在這兒李宗說道弟並不知道不過見門首寫着梭寓二字問諸鄰舍說就是晉比兄久慕德音特來謁見望梭君勿以唐突見責王定芳就替二人介紹一同坐下說道王君這幾天消息又不好呢梭晉比道什麼不好宗說道梭君沒有看見今天的報紙麼晉比道沒有宗說道今天報紙說日本要提出什麼合併案來呢

定芳道這事可是實的麼。宗說道實不實雖不曉得只這日政府恰已有這個議論恐將來要成了事實哩。梭晉比道他事且慢提着剛纔王君說的事還沒完哩。定芳道只是對不起李君請暫時坐着。李宗說道講的什麼事難道弟就聆教不來麼。定芳道講的不過是本黨的痛史閣下知道的還聽什麼呢。當時宗說聽了這話就拿了一本日文的韓史躺到榻子上去看這裏。定芳就接續說道當時新訂條約既已承認日人就諭令我們的外都大臣把國璽進呈說條約既成勢不能不用國璽那裏知道這掌璽官異常的強項說這璽奉了朝旨那裏可以輕授伊籐沒了法只得着個專人向掌璽官處把國璽奪了過去雙方簽過字纔把漢喬叔放了出來那時合城人民個個忿怒羣聚鼓譟當有政界的鉅公和起先歸隱的卿相莫有二三百人都向宮廷要求宣告反對新約並把締約的各大臣處以死刑皇上沒有允

許他們堅執不去日本的憲兵看這情形恐怕鬧了亂子忙把爲首的幾個人捕捉了去漢城人民越發憤恨竟把城裏城外的店鋪都罷起市來足足罷了三數天皇上當下了一道詔旨說國事雖急前途的希望未必全然沒有的一面由日人把叩闕的人拘捕的拘捕驅逐的驅逐衆人方纔散了開去就中有姓閔的名喚泳煥知國事再沒挽回的機會就引刀自裁了梭晉比道起先承平無事的時候當然是上下酣嬉沒有把韓國中興起來現在到了這般田地還有什麼希望呢定芳道後來還要不好哩自此以後政府裏的大臣纔知道反對日人一個個的咬牙切齒起來就是皇上也竭力反對偏是那些奸民結了一個團體叫做一進會天天煽惑愚民說皇上怎樣的好不偌大的一座昌德宮說是遠東荒溼的地方到後來還說皇上懷着歹意要着人去刺伊籐博文因此伊籐時時防備着約束皇上非常的嚴酷

把宮內的守兵一概撤去派日本的巡警來替代他們至侍衛內監早已驅逐得乾乾淨淨那往來宮內的人拿著護照纔好出入這時皇上靜悄悄的住在宮中舉目無親好生悲切那一夜月明如晝銀河似洗皇上一個人坐在寢殿那時秋風颯颯庭前的樹葉都受著風力烏鵲似的一陣一陣向地上亂飛不免撫今思昔觸動了舊情想這兒地方從前如何的熱鬧如何的繁華到了現在竟弄到這樣的寂寞這樣的淒涼十年以來滄桑頓變只這殿前的老樹倒照例每年落些殘葉和從前並沒兩樣想到這裏眼眶就流出淚來回頭看時只有兩個宮女在那裏打盹再沒有什麼人伴着心中越發悲傷想天時尚早一時也不能成寐就命宮女端上酒來澆澆胸中的魂礪彷彿吳國的孫皓月下獨酌愁中尋樂哩那時皇上擎着玻璃杯向天問道天呀你放出這月亮的光明來分明是個圓滿無缺的意思怎的弄得大

地的山河破碎零落。難道還算是個圓滿麼？既然算不來圓滿了，怎的又擺出團圓的樣兒來？難道不知這裏有個愁人麼？唉！想是我們的韓國還有個好日子呀！但是到了這個情狀，那裏還恢復得來？若是恢復轉來，那就是老天憐憫朕的意思呢！一面說着，一面連飲了幾杯，已是醺然醉去。宮女們忙扶了進去，睡在牀上。但皇上的意思還狠，命要把韓國的主權回復轉來。所以到了次日暗中召了赫爾巴達進來，對他說道：一千九百五年十一月的一條約，朕當時並沒承認，實是幾個部臣的不好。但各國那裏知道這個情節，朕想把這層的意思告訴了海牙平和會裏，那海牙平和會自然向各國聲明原由。或者各國都遣使到韓國來責令日本交還主權，那就好了一半。但這個事情非有卿同去不可。赫爾道臣前次爲着日人凌侮韓人，奉命赴美，美政府置之不問，恐怕這會子去也得了這個效果，不是白走了一趟麼？皇上道：

無論有效沒效。你只管前去就是。若是沒效也只好聽之。天命了赫爾奉了。命就和三個密使到海牙平和會去。果然海牙平和會裏竟把這事丟在腦後。連提議都沒有。允許這密使不得已就回了轉來奏報皇上。皇上也只得歎息一回罷了。那知這事雖做得祕密。日人恰早已知道。當把舊內閣解散。從新組織一個新內閣。這新內閣裏面的人才大概都是些一進會的會員。那時這般會員入了內閣。不免都沾沾自喜。交相慶賀。說我們不是入一進會那裏能夠給統監瞧得上。不給統監瞧得上。那裏入得來內閣呢。梭晉比道。統監又是那一個呢。定芳道就是伊藤博文。梭晉比道。伊藤本來是一個專使。怎的說是統監。定芳道從新條約訂定以後。他們就有了監督統治的權柄。日政府就給他做個統監了。那一進會裏的會員多半是統監的奴隸。就是這位首相李完用。也不免染了阿諛的醜態。當時內閣既已成立。那些。

閣員就盛設筵宴。凡是一進會員都去赴宴的。正在酒酣耳熱的時候。忽有人傳說伊藤統監傳各部大臣詣統監府聽宣詔勅。這些部員聽了這話。都面面相覩。不知又出了甚麼事情。連話都說不出來。停了好一會方纔散了。筵席一同到統監府去。即見統監府的門首站着好多的憲兵。向內望去。裏面也有許多的日兵。排着長隊站在兩旁。閣員進去都在下面站着。當下就見統監手中拿着詔勅宣讀道：我韓建國數千年歷聖相承。國治民安。傳至朕身。德不足以敷四海。政不足以協鄰邦。致亂黨四起。朝局紛更。財政窘急。人民怨懟。上不足以對祖宗。下又不足以蒞黎庶。實朕一人之過。今太子已冠。克紹基業。謹遜位于太子。朕自爲太上皇。此實應時度勢不得已之舉。爾臣民咸宜知悉。云云。閣臣聽了。纔知道就是皇上遜位的事情。梭晉比道：這事難道閣臣是預知的麼？定芳道：不但預知的而且各大臣都與謀哩。自新。

內閣組織以後那些大臣天天在統監府裏面會議一切計畫都由統監作主的那一天各大臣又在統監府裏面會議伊籐說道本統監現已草定了四條新約要和韓皇訂立各位可呈給韓皇看去各大臣道條約如何統監就提了出來其中說道一韓政府制定法令及行政上重要處分均須先經統監承認二韓國任免高等官吏須得統監之同意方能施行三韓政府須任用統監所薦日人爲韓國官吏四韓政府非得統監之同意不得聘他國人爲韓國官吏統監讀畢就說道不知各大臣以爲如何有的說道這條約精密完全足見統監的妙策有的說道這條約若皇上承認了日韓的睦誼越發堅固真是我們韓國的幸福了你一句我一句幾幾乎沒一個不贊統監的好沒一個不說條約的妙那時統監歡喜得非常把一雙眼睛笑得沒縫的一般那兩道燕尾鬚不住的用手撫着對各大臣說道自古道君明臣

良社稷之祉。如今像各位的人。都是一時俊乂。並深明世界的大局。真可算是社稷之臣了。只是韓皇深宮幽居。不曉外面的事情。所以常常有些兒剛愎。自用。即如一千九百五年的條約。本統監不過要保全遠東的和平。並沒什麼壞意。他恰偏不承認。後來全靠着幾個大臣。略略懂得些事務。纔答應了。今番這個新約。本統監不過要督促貴國政治進一步的意思。不知韓皇又要講了些什麼反對話呢。各大臣道。臣等那裏算得來。社稷之臣。不過靠着統監的宏福。濫竽了內閣一席地。從今以後。只有竭盡心力報答統監了。至於皇上。一方面。就是他要反對衆議。只消臣等再三勸導。他再也不會拘執的。統監道。那就好。了。將來這個條約。得能成立。貴國和敝國。都增進無窮。幸福。全是諸位的功勞。本統監那裏。敢不重重圖報呢。談了一會。各大臣就都辭了出來。當在內閣。開個會議。都說用全力運動。皇上議畢之後。就由首相。

李完用進見皇上。把條約奏章一齊呈上。皇上看了。說道。這條約分明是個賣國的契約。怎麼可以承認。李完用道。時已至此。陛下就使堅執畢竟也沒用了。不如就允許了他罷。皇上怒道。你們難道不是大韓的臣民麼。你吃的俸祿住的土地。難道不是大韓的國產麼。你要把這條約承認了。你那裏見得百姓的面。那裏對得祖宗住簡直是個賣國賊。良心還有一些兒麼。朕便任他怎樣來抵死。不承認的說罷。就把奏摺和條約擲到地上。回轉身來。就往裏面走去。那李完用好沒意思。受了一場的辱罵。不覺得面紅耳赤。垂頭喪氣的走了出來。歎了一口氣。道唉。誰還甘做人家的臣子呢。到了公事廳中。坐在一把椅子上。聲息也沒有一些。只管在那處發氣。氣得面成白色。半晌不會講話。不多時。各大臣已紛紛到來。一齊問着這事。可有眉目。李完用道。別要說罷。老夫受了虧了。衆人問什麼受虧。李完用道。那零落的皇帝還

擺着架子呢。就把剛纔的事說了一遍。各大臣都說這也沒有什麼難。他在我們處要擺着架子。只怕見了統監還該發了抖哩。我們就報告了統監給統監自己去罷。李完用道也只得如此辦法了。說了一會就急急的跑到統監府裏。把以上的各情一五一十的說個詳盡。統監道不料庸懦的君主倒會說強項的話來待本統監去見他。不知他又怎說。說罷就向皇宮走來。進見皇上。統監道。外臣定了四條新約。原爲促進貴國政治地步。不知陛下如何。皇上道。這條約未免侵礙敝國統治之權。無論如何。朕決不承認。統監道。各大臣都已承認。陛下何苦獨異。皇上道。各大臣的事。朕行朕的事。國家大事。父子不能一心。何況君臣明末的時候。鄭芝龍降服清國。鄭成功偏要反對他。二人各不相强。都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去。只須問着自己。的良心罷了。統監道。陛下雖然這麼說。但國家的前途也須留意着。貴國畢。

竟沒什麼預備着皇上道這樣也是亡那樣也是亡捨不得的不過一個朕的性命但既已如此也就顧不得了統監見說不進去也就走了出來另想別法不意閱時既久這個條約竟一傳二三傳三傳了開去那時本黨恰早已知道了幾個黨員聽了這事益覺怒不可遏忙由一位申希珍先生發了好許多傳單召集全體的黨員在培方學校裏開了一個全體大會當時到者足有三四千人聽了這事一個個的摩拳擦掌要拚個命申先生道本黨的人員可算是踴躍的了只是經費一項實在支絀得狠便怎的好呢那時黨員都說國要亡了我們還要什麼財產呢就都助到本黨來罷說畢這個一百元那個一千元不到一刻本黨的經費足足有了好幾萬忙由申希珍先生分頭置備軍械到了次日率領了幾千人員一齊向漢城進發日人並未防備把那些憲兵和巡警等都打得個個逃三走四本黨就到了統監府

的門首要求取消新約不準提出那統監恰乖巧得狠忙出來說道本統監也。知道這些條約未免太越權限現已預備取消但日韓兩國敦睦交誼不可不另定協約諸君都是。一時俊傑就舉幾個代表共同商酌省得彼此有偏重的地方當時朴君等聽了這話倒說不差就要和申李諸君走了進去倒是李君和弟有些疑慮一時不及贊同他二人恰早已進去了那知不出弟等所料統監說另訂協約不過是延宕時候的計策他一面已通知司令官集合兵隊前來勦捕不一會果有司令官率了好多日兵飛也似的趕來我軍見情勢不佳就急急的打將過去那日軍恰架設大礮合力轟擊我黨緣沒有砲火竟傷了多人不多一時本黨的人員見勢力不敵都紛紛逃逸李君和弟也只得逃去申朴二人早被日人縛住到了次日竟受了死刑了梭晉比聽了這話驟然躍起說道真的麼定芳道有什麼不真他二人死了。

那統監又召了各部的大臣開個會議說亂黨早已平靖只是韓皇不肯承認怎的好呢有一人說道依臣的意見既然皇上這樣的爲難不如迫着皇上……說到這裏又頓住了統監道怎麼又不說了那人祇是紅着臉說不出來統監道只管說罷祇要本統監贊同的無論什麼保管你沒有甚麼處分又有一人說道他說的話我早已知道了統監道既然你知道的你就替他代說罷這人道他說是要皇上遜位罷了統監道着着怎的想得出這樣的妙法我瞧着太子痴慾沒用若是向他要求保管是肯承認的今已想了這法再也沒有別的法了議畢各大臣就來覲見皇上要求遜位皇上起先不允後來被各大臣逼迫不過就暫時立皇太子做個新位自己稱了太皇帝使權力和從前的一般一面冀掩日人的耳目不知日人的耳目那裏掩得來到了七月十八那一天各大臣又開個御前會議說定要皇上降了。

一道。明。明。白。白。的。諭。旨。纔。好。給。百。姓。們。知。道。是。已。經。遜。位。皇。上。沒。了。法。只。得。
頒。一。道。詔。勅。說。明。遜。位。的。原。由。剛。巧。這。諭。旨。一。下。那。日。韓。間。就。發。生。一。種。
事。情。出。來。這。事。情。不。知。如。何。且。待。下。文。說。明。

第二十回 登皇極新主受牢籠 起義師國民罹慘刦

話說自皇上遜位日人又發生事情出來不是別的事情就是那四條的新約原來皇上遜位的第二日新皇就登了極這新皇恰懦弱得不堪胆略又小得狠當登極的時候肢體不住的震顫顏色非常的慘淡當有兩個大臣左右扶持着第一椿的儀注就是薙髮起先內閣奏請新皇不肯允許不一會內閣大臣進了一襲軍服勸新皇改去舊裝說以後凡是良辰佳節必須穿這軍服這軍服就是元帥的標幟要配着平頂的軍帽纔可合式但要戴平頂的軍帽一定要把髮髻薙去纔好新皇沒法只得依從了他當時下了

一道諭旨飭全國的韓民都薙去髮髻。自此以後凡是臣工要求再沒有不允許的事情。到了踐位後第七日這四條的新約又提了出來。新皇起先原不肯承認。經各大臣的迫促纔得應允。雙方都簽過字。這統治的權柄驕地間就讓與日本。兩年裏的事情到了這裏算是個大結束了。但弟的意思無論國事如何總須盡我們的天職。古人詩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蠶炬成灰淚始乾。我們同志雖然多半殺戮。若是召集舊衆尙可一戰。況現在民心未寧。揭竿起事的天天不斷。我們和他合做一氣。盡力攻擊。或者還有個轉機呢。梭晉比道：國家多半是亡了。不過亂也是亡。不亂也是亡。我們也該爲着國家死個節無故而死不如拚個死戰。弟此來早已把生命丟在腦後了。當時李宗說：踱了過來。說道：既如此我們須從第一步做起。梭晉比道：什麼叫做第一步？李宗說：道我國雖說是個亡。其實還不是全亡。就使全亡也不是全。

無恢復的希望。天下惟政治腐敗官吏貪贓永沒有再興的時候。否則竭力圖治終有自強的一日。但現在若猝然起兵統監見吾民可畏將來像我們的官吏一定概從攘棄那阿諛詔媚的小人就布滿了朝端這是永沒有自立的時候了。不如先上書到伊藤統監處勸他嚴懲奸官。登用良臣。他若是聽了我們的話。我們就處處監督他們做去。若是不聽我們就做第二步的事情。不知二位以爲如何。梭晉比和王定芳也贊同此說。就由梭晉比起草二人看時恰寫道公常以日韓交誼之誠摯宣告天下。孰知日人所至之處。韓人種種利益被奪殆盡。韓人之生計絕而日人亦將踵之而失敗矣。吾人敢信韓國既敗日斷不能獨存。今爲公計不欲挽救貴國免致淪滅則已。苟其欲之則當奏請吾皇查明奸賊從嚴懲處而後韓民悅服外人嘉許倘能忠告韓官力行新政廣設學校任用賢能將見中日韓三國鼎立亞東天

下各國交相推許。豈不甚幸。萬一計不出此。徒以蹂躪韓人利權爲事。竊恐韓日二邦難免。同歸于盡。公勿自傲。以爲秦國無人。當知吾等鄉民已決計。毀壞爾鐵道。焚燬爾租界。殺戮爾官吏。時機一至。當檄南北同志。同時起義。必盡力驅逐日本商民。而後已貴國兵隊。雖精槍械。雖利然。吾同胞有二千萬之衆。欲於一時屠戮淨盡。決非易易。吾人今已定計。首先攻擊僑韓日人。一俟悉數驅除。吾人卽當請求歐美列強保護吾國之自立。茲特於未起事之前。預爲忠告。幸勿河漢斯言。云云。定芳和忠說看畢。說道。辭意梗直。殊不失我輩資格。忙加了封。着人投去。二人談了一會。方辭了出來。各回家中。不料俟之數日。毫沒動靜。那政府裏的事情。越發紊亂。統監的約束。越發嚴厲。梭晉比等就發起義師來。那一天。就在梭晉比家中聚會。梭晉比道。這裏不是聚談的地方。我們不如一面發了傳單。召集舊黨。一面就在城外的廢園。

裏暫時做個機關部署。一切不知可好。二人贊同。當由王定芳在漢城置辦些什物。並暗中備了好多的糧食。到了次日就一同往廢園走去。把廢園裏的蔓草荆棘。刪除得乾乾淨淨。破舊的房間都修葺完全。豫備做個久長的機關。外面又搭了許多的棚屋。給軍士等住臥。一切佈置完備。各黨衆已紛紛到來。約有一千餘人。當下定了一個名義。叫做光復軍。舉了一個軍長。係梭晉。比當選王定芳。充了軍需長。李宗說。充了參謀長。此外又有祕書總務等職。茲不具述。當下梭晉。比將黨中經費仔細揭算。還剩了二萬餘元。約可抵幾個月的開銷。就擬了一篇文告。另外招募些新兵。只要體格強壯。不論如何出身。這文告一出。不多幾日。那投募的新兵。紛至沓來。足足添了二三十多名。好在這裏地方山隈水曲。神鬼不知。儘好佈置大事。一面教練新兵。軍事一面。又向鄉間的富戶勸募些糧餉。過了一月。已是事事舒齊。軍待發動。

就由梭晉比督了數千人馬向漢城進發。日人聞警忙調集兵隊豫備抵禦。光復軍先有四五百的精騎都是雄壯大漢橫冲直撞衝了過去。那日兵後面連珠鎗不住的放來。梭晉比做個號令要叫衆軍士向後面圍去圍住敵兵。就去奪他的軍械。不意新兵不諳陣法。東一隊西一隊竟弄得漫無紀律。被日人趕將上來殺的殺戮的戮死得不少。這裏兵士忙放槍過去。日兵也被傷去幾名。梭晉比見情勢不佳就做個排隊的號令。軍士兀自沒看見只管亂打過去。恰被日人轟了一砲又死去四五十人。忙回轉頭來。往後就跑。日兵狠命的追來到了半途剛要追着那山腰中。恰又奔出一隊人來。原來東部各省南自釜山北至漢城相率揭竿起事。就中如韓國舊軍將校和散勇獵人都湊在一起組織義軍。那些人又善在山巔傳信。一遇失敗就有人來接應。半時恰把山谷中做個根據的地方。見日兵追來就出來襲擊。日兵被。

兩面夾攻見勢不敵忙冲陣出走逃到漢城這裏兩軍會合再向漢城追去。日兵堅守城門見義軍又至又開大砲恰傷了多人義師只管冲了上去和日兵狠命搏擊又死去三四百人統共傷去七八百名的兵士義軍沒法只得逃避伏在山谷深處那日兵恰從後面打來見義兵均已逃走就把鄉村的平民屠戮一盡義軍大憤豫備整頓軍械次日再戰兩軍就約定地點時候各回營中到了深夜的時候梭晉比正在檢點軍械突有兵士進報說有敵人前來襲擊梭晉比忙發了一個號令督促各兵士前去抵當那知倉卒之間備防不及日兵早已到了逼近的地方義軍胡亂打去被日兵大砲擊死好多兵士那時營中大亂前後都被日兵圍住一無逃路梭晉比李宗說王定芳等一一受縛日兵纔回了轉來把三人一齊殺死義軍的一腔熱血至此又成泡影那廢園的旁邊恰有一個婦人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了正哭

得悲傷的時候恰又來了一隊軍馬看着廢園左右弄得零零落落牆壁屋宇都焚燬殆盡已是驚駭又見了婦人在那處啼哭越覺納罕當有一人上前問道你哭甚麼婦人道你們是不是義軍那人道正是那婦人就向義軍不住的叩頭說道求你們報個大仇好出一口氣呢妾就是麥利華丈夫梭晉比被日人殺死了那人聽着知就是梭晉比的夫人忙替他打點車馬勸他回去暫勿悲傷一面又來攻擊日人無如韓人雖是義勇可嘉畢竟軍械破舊不合實用那裏抵得他過不多幾天也就殺傷淨盡只留着一個首領叫做安重根看着同胞慘刦心中未免悲切自己的同志又都死傷大半再要起事狠非容易只合自刎死節盡了國民義務但須要做個驚天動地的事情纔值得一死那一天恰在汽車站中閒逛突見一個人坐着一乘籐製的肩輿定睛看時年在六十以外穿着一身洋裝鬚髮已是灰白原來就是

伊籐博文。他看個仔細。就急急的趕了上去。從袋中掏出一柄手鎗。沒人看見的時候。裝好了子彈。向伊籐對面放了過去。潑刺一聲。那伊籐向後就倒。不一會血流如注。一時車站裏外都譁噪起來。個個前來察看。那巡警早已看見安重根了。當把警笛一吹來了好多的巡士。將安重根七手八腳捕捉起來。安重根恰植立不動。憑他絆縛歇了一時。那安重根已到了警署。再由警署解送審廳定刑。正法自不消說。單說自此以後刺客的暗殺案日有所聞。但終究無濟於事。日人待遇韓國也就慢慢苛刻起來。到了一千九百零十年。日本的皇帝爲着伊籐已死。就任陸軍大臣。寺內正毅做個統監命憲兵司令官。陸軍少將石明元治郎做個韓國的警務總長。那一天。寺內親向韓國總理大臣表示。日本政府的意見。提出日韓合併案來。李完用原自善於逢迎。那裏還敢抵抗。接了寺內合併案以後。就奏陳韓皇。韓皇詔開內閣。

會議當時閣議雖然不能一致那李完用素來能操縱韓廷上下他主張合併恰又甚力和統監會議好幾次終究沒有一個敢發異議的李完用當將合併的原由奏呈韓皇韓皇沒了法只得忍氣吞聲的許他到了二十二日雙方就締結了條約其約文說道（一）韓國皇帝陛下將韓國全部之統治權完全讓與日本國皇帝陛下（二）日本國皇帝陛下承受前條所記之讓與且全然承認合併韓國于日本帝國（三）日本國皇帝陛下對於韓國皇帝陛下大皇帝陛下皇太子殿下并其后妃及後裔使各稱其位置享有相當之尊稱威嚴及名譽且爲保全之故約供給充裕之歲費（四）日本國皇帝陛下對於前條以外之韓國皇族及其後裔使各享有相當之名譽及其待遇且爲維持之故約給與相當之資金（五）日本國皇帝陛下對於有功勳之韓人應與相當之表彰者授榮爵且給恩金（六）日本國政府以合併

之結果全然擔任韓國之施政對于遵守法規之韓國人身體財產與以十分之保護且圖增進其福利（七）日本國政府對於誠意忠實尊重新制度之韓人且有相當之資格者依事情登用爲韓國之帝國官吏自此約發表韓國已完全亡於日本日本就廢去統監改置總督封李塈做個昌德宮王李熙做德壽宮的李大王當時就有日皇一道詔書云『朕欲宏天壤無窮之不基備國家非常之禮數冊封韓國皇帝爲王稱昌德宮李王使後嗣世襲此隆錫以奉其宗祀皇太子及將來之世嗣爲王世子大皇帝爲大王稱德壽宮李大王其名儻匹爲王妃王世子妃大王妃皆待以皇族之禮特用殿之下之敬稱至世家率循之道朕當別定禮制俾李家子孫奕葉賴之增綏福履永享休祉特宣示有衆以昭殊典』那時韓皇也有一道最後的詔書係那年八月二十九日宣布的其文曰『朕以菲德承艱難之業臨御以來

關於維新政令孜孜以圖用力未嘗不至。然以積弱爲痼疾已極。卒無挽回之望。晝夜憂慮亦不得善。後之策至茲支離益甚。因思既不能自善。終局不若託大任于人。俾得以完全之方法奏革新之鴻功。朕用瞿然自顧。確然自斷。茲將韓國之統治權讓與親信。畏仰之隣國大日本國皇帝陛下以外。固東洋之平和。內保疲憊之生民。惟爾大小臣民深察國勢與時宜。無須煩擾。各安其業。服從日本帝國之文明新政。享受幸福。朕今日之出此舉。非忘爾有衆。實出於救活爾有衆之意。旨爾有衆其克體朕意云云。」在下講到這裏。已把一部亡國史講得完完全全。想諸君也早已聽得明明白白。但是。在下講這部歷史。原不是和諸君消個閒。是要把這部亡國史裏面的苦楚。給大眾知道了。纔好曉得國家是萬萬亡不得的。國家若是亡了。無論皇帝百姓。都世世要吃了多少苦哩。大凡一個國家。有好多樁的弊端。都要受滅。

亡的禍災。第一椿就是驕奢淫逸。當國家承平無事的時候，朝野上下都以爲萬世太平。把國家兩個字丟在腦後。自己一味貪着快樂。把國民的脂膏拿來做他快樂的費用。如韓王李熙造了一個萬壽園。窮極華美。於國家並沒好處。專爲着自己行樂的地步。恰向民間加了什麼婚嫁稅。每年不消說要需許多的修理費。我們中國前清的時候。那西太后也費了許多的金錢。造了一個頤和園裏面的繁華。凡是到過的人都曉得是奢侈的了。不得到了後來果受了拳匪之禍。那裏能夠太平。不享福過去呢。第二椿就是因循玩愒。凡是一椿事情。若是好的就該速速去辦。若是不好。就該速速革除。那韓國政府。恰一天挨過一天。無論好的壞的。終是因循過去。這叫做頑皮性質。這種頑皮性質比之驕奢淫逸。雖是好一些。但是有害國家。仍沒有兩樣。爲什麼呢？當世界交通的時候。一個國家若不是猛進。一定就是退步。

這因循玩愒恰恰是退步的好方法。外國人一見你們這樣的怠惰。他就尋了進來說這樣有礙他們的商民。那樣有礙他們的商民就替你代辦起來。待你去抵制他時。他已是堅執不允。再要抵抗他就把哀的美敦書送了過來。你若和他交戰。武備又沒整頓。只好答應了他。今天答應明天答應。那國就亡了。看看韓國的情形不是這樣的麼。第三樁就是官吏貪贓。把百姓的金錢辦百姓的事情。這是世界的公例。乃不良的官吏向百姓搜羅了好多的經費。開辦一樁事情。這事情還沒有辦成。那經費已經沒有了。這經費到那裏去呢。原來都被這貪贓的官吏一層一層的剝削了去。到後竟沒有多少。就把要辦的事情擱在一處。他日再辦一樁事情。又是如此。不但白費了許多的經費。而且失去百姓的信用。就使有個極精幹的人材出來。真要辦理一樁善政。那百姓再也不肯拿出錢來。就此國政永遠腐敗。外人尋間進。

來。又要奪了權柄去了。你道可惜。不可惜呢。第四樁就是同儕排擠那韓國中。如朴永漢。梭晉比等。都是一時的豪傑。國中不可多得的。當時若與以重任。給他做了下去。韓國或者也不至如此。乃任職沒有幾天。一般的小人。就嫉忌起來。這個說他壞。那個說他壞。自然他不能過去。就此遠避。即使有別的賢人也決不肯再來嘗試。到那時。豈不是政府都賸了幾個宵小。還了。得麼。所以這四樁。有一樁就好亡國。那韓國。竟然是件件都有怎的。不亡呢。諸君試一看着我們中國政府和百姓的情形。早已是和韓國差不多了。現在的外患也一天緊似一天了。再不回頭轉來。簡直要和韓國做個哥哥弟弟了。在下的講了這部歷史。諸位快把這事蹟到各處去宣講。宣講總要我們國民都曉得。亡國的真實苦痛。速速奮發起來。纔不負鄙人的一腔熱血呢。

亡國影下卷

一四四

亡國影下卷終

民國四年六月出版

亡國影上下二冊

一定價大洋陸角

著作者 倪莊 痘軼 骷池

發行者 愛國社

翻印

版權
所有

分售處 各埠大書局

總代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中國華書局

本局新書廣告

清俞曲園先生著

春在堂隨筆

定價四角

新劇小說不情人

定價二角

清德清俞曲園太史爲清代名人婦孺咸知此書

風行已久事實新奇敍述簡鍊全書凡分十卷末

附小浮梅閒話壹卷聲價之高內容之美雖清紀

文達之閱微草堂筆記袁子手太史之子不語無

以過之茲經本局精製石印校讎既精裝飾又美
全書四冊外加布套並可久藏愛讀筆記諸君當

必以先睹爲快也

◎ 簡記小說閒中話

定價六角

◎ 新劇小說妻黨同惡報

定價三角

◎ 新劇小說家庭恩怨記

定價一角

民國趣史

定價四角

第一輯

◎ 天風閣薈談

定價六角

是編爲李定夷先生所輯耑紀民國成立以來上
自政府下至市廩各種風趣之事讀之可以噴飯
可以拍案第一輯共分六類（一）壽星集（二）遺
老傳（三）官場瑣細（四）試院現形（五）裙釵韻
語（六）社會怪談每類都數十種材料精美事實
詼諧近來坊間所出譏笑之本不涉於淫蕩則近
於捏造此編獨力矯前弊無一言流
節不求真實卷首更有滑稽名畫四
便可令人捧腹也